

丙子城守記

孫奇逢

丙子秋邊疆失守敵遂乘隙深入畿輔地多被蹂躪  
吾容彈丸地界定與安肅雄縣安州之間時舊令議  
罷將行攝篆者爲清苑二尹萊陽劉君允禧於七月  
十三日到任卽語紳士曰一切刑名錢穀俱不必問  
大家惟當專意城守時城新築甫竣卽爲陰雨灘塌  
過半劉晝夜拮据與巡捕常君慎獨各捐囊貲十千  
又多方措處僱覓民丁僅七晝夜而工成二十日敵  
鋒大熾邀文武紳士詣演武亭祭礮誓神相期死守  
人心踴躍神氣發揚無問官紳士庶皆各分汛地各

有責成而紳士募夫捐粟人人爭先意中已無勁敵  
矣逢不肖世居鄉僻承印君造廬相邀卽偕兄生員  
奇遇弟鄉宦奇彥率諸子弟奇志奇竒豎度雅立雅量  
雅維雅奏雅抱雅望雅念雅等三十餘人入城分守  
西北角樓一帶二十二日未時忽城外大呼敵至婦  
女驚潰蜂擁入城比孫爾聰等捉獲倡亂者訊之乃  
良鄉土賊薛魁等二三十輩爲敵先驅嚇人逃匿而  
肆搶掠者也印君置數人於法而城守加甚二十三  
日敵鋒益迫遂塞南北門止留西門出入於各扼要  
安設礮石暨萬人敵等神器二十四日巳時果有騎

五六十人自西北馳突而來直撲西城西城正爲陰  
兩傾圯一十三丈常巡捕捐資覓夫一夜修築雉堞  
尙未塗飾敵遂耿耿視此爲進攻之際有崔寬崔燦  
崔良桂率衆拋石擊中一敵落馬棄行李而遁是夜  
敵人四面安營火光燭天烟爍不絕二十五日巳時有  
數百騎自西南至北門直登民屋箭如雨下城上用  
礮石弓弩擊射敵又暫匿圖爲夜攻而四關義兵喊  
聲礮聲震徹於外城上反掩旗息鼓靜俟之虛實莫  
測敵竟未敢動二十六日鐵騎數百衝南門并城東  
一帶因城上無隙可乘未敢直攻二十七二十八故

作遠遁狀以懈我師然實分搜奪擄潛布周圍密邇  
間印君愈加戒嚴發倉米以飽城夫椎牛酒以享戰  
士而全城人士無不憤勵思一當百滅此朝食總以  
提撥鼓舞有人而老弱童稚搬石運甃莫不色喜而  
神飛也二十九日敵人鱗集城下遍插招旗攻掠四  
闕初一日有敵數千昇雲梯數十直趨南城自寅至  
巳箭如飛蝗城上憤勇百倍爭思奏功有身雖被箭  
而不回者有火燒其面而不避者弓弩礮石人人用  
命卒以巨礮擊燒敵人死傷甚衆竟不得逞忽西門  
礮聲不絕敵載席葦膏火等物數車趨燒西門門固



木爲之不覆片鐵勢甚危幸橋已先斷孫鄉宦煌於門內預設大將軍一座囚穴其門以擊之車盡齏粉紛飛敵人落水死者無數鉛丸飛至數里外聲勢震裂敵人驚懼噬指卽時拔營焚西關廬舍而退是役也管理南門一箇主之者司訓郭拱極舉人孫爾禎郭固邊人素習邊事孫亦爽直有幹畧故能臨事鎮靜卒以却敵輔之者生員宋允璜胡或孫爾祚等時鄉人王尙賢素從祖帥操流寇適歸自河南從城頭繫入八箭而八中商人呂高射死敵二快手王從富射中敵二承差張廷射中敵一僧人海慧放礮擊死

敵二獲盔甲弓矢及大箭數千枝其奮勇當先被敵射死者則張登榜石邦言楊守魁楊才也管理西城一面主之者則鄉宦孫煌舉人楊存忠輔之者則生員張應先侯保張維德等臨敵射中敵人者則生員蔡啟祥蔚雲會張文韜等其奮勇當先被敵射傷而猶指罵拋石悲憤而死者則孫爾祺其臨敵制勝倡言關帝顯聖鼓舞人心則巡捕常君之力爲多劉印君坐北面呼動全城司鐸舉人趙全符暨舉人陳述志爲之輔東面則武舉梁燭舉人梁可埴貢生薛茂桂梁可培暨生員李鳴起崔毓秀李曰炳等總之印

君神閒氣定才敏心靈原足以辦敵而趙陳又能左  
右其不逮則共聞共見人仰烜赫之績而不見不聞  
誰識曲突之功嗣是而議餉養兵以武舉賈鳳梧爲  
統領縣學先捐俸以爲倡而鄉紳好義如梁君炳暨  
弟燭子可培可埴胡君向化暨子或各助金募夫急  
公恐後故孫君煌暨子爾禎薛茂桂陳述志楊存忠  
暨余不肖兄弟雖囊空亦不敢不勉而本縣生員宋  
允璜崔毓秀等及武秩李承蔭承差張廷義民田有  
榮商人安鳳鵬等共竭心力多者數十金貧者亦不  
下一二金時江陰遊客繆璉亦捐錢一萬文一時湊

金四百有餘而以不肖兄弟暨孫煌司出納焉且兵  
戈搶攘之時不廢禮樂俎豆之典真可謂樽俎折衝  
從容制勝者矣祀事畢又於南城爲文設祭以慰死  
事之靈蓋不啻生死同體也賞罰尤諧乎人情激勸  
時出于意外我輩共在孤城之中自切同舟之義環  
顧隣封焚掠殺戮甯不慘然在西南者非借他處無  
瑕安能一隅制勝在東北者既借彼處奏績勿以兩  
地生嫌總借仁侯厚徼天幸敵一日不能殄滅我一  
日須當戒嚴各蠲意見之偏共遊和衷之域此不肖  
逢所深望切祝於父母師長暨我戚友者也臨川周

士旭精數學偶偕繆璉避難卜容得吉因寓於容鹿  
封公正亦自江村攜家來容其孫解元化麟率家僮  
數人日夜與余兄弟同棲西北角樓因而舉室得全  
伯順公則獨慷慨著節於定興豈非天哉涿州諸生  
陳述古暨弟遵古子銳鎡定興諸生許啟祥秦命封  
王來賓霍錦顏誥新城諸生李賀暨弟貫張文斐暨  
弟師伊師衡文韜皆以避難來容竭力捍禦應并錄  
以誌一時同心患難之義若四境烈女節婦勇士義  
民有關風化者俟另爲編輯



孫徵君墓表

魏象樞

康熙十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徵君前明舉人  
孫鍾元先生卒其年冬十月葬於輝縣夏峯之  
東原又八年蔚州魏象樞表其墓曰先生諱奇  
逢字啟泰鍾元其號保定之容城人大父臣嘉  
靖辛酉鄉薦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父丕振邑  
諸生先生年十七舉萬歷庚子科鄉試與定興  
鹿忠節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忠節家江  
村先生家北城相去十里雖風雪暑雨過從無  
虛日討論濂洛之旨而證諸六經發爲文章皆

自杼心得不屑屑訓詁詞章也性至孝連丁父  
母憂哀毀成疾喪葬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  
次者六年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焉家故貧饔  
餐常不及有巨室以金粟餽者婉却之一日與  
鹿忠節公講學自晨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麪作  
羹以進怡然無不足之色嘗言從憂患抑鬱中  
默識心性原本生平學問實得力於此天啟末  
魏忠賢竊柄荼毒正人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  
中周忠介順昌先後被逮三君皆與鹿公爲友  
於先生有國士之知時鹿公贊高陽孫文正公



軍於榆關先生遣弟奇彥上書高陽曰左魏諸  
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  
扼腕昔盧次楸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  
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爲盧生地乃從千載  
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中默致書楊  
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  
品可方獻吉非次楸所敢望某一介書生無由  
哭訴尙慚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  
涵下乎高陽覽書卽具疏請入朝面陳軍事曩  
爲諸公申救忠賢聞之謂高陽與晉陽之甲夜

逸御床而泣乃馳詔止之時左誤贖二萬魏周  
皆數千嚴期迫比三君子皆清白吏無以應而  
忠毅舊爲三輔屯田使有遺愛又嘗督學畿內  
門下士甚衆先生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倡  
義蠲助輸者雲集甫就而三君子相繼考死則  
又經紀其喪餘則按籍俵散當是時選校嚴急  
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戚故交鍵戶謝絕先生慷  
慨急難呼號同志禍福不足動心而禍亦卒不  
及也高陽知其有經世才將題授職方郎與共  
事先生知時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不敢借途

求用臺諫交章推舉堅辭不就崇禎丙子客城  
被圍土垣將圯率宗族閭黨矢志守禦城賴以  
完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特詔褒嘉南兵部尙書  
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秦晉已陷  
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易之五公山結茅雙峯  
嫺黨門人依以自保者數百家飭武備定條約  
暇則講詩習禮修冠婚喪祭儀節簡而可行于  
戈搶攘之際弦歌俎豆遠近服其德教盜賊聞  
而屏跡時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焉

國朝初祭酒薛公所蘊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郎劉

公餘祐及巡按御史薦剡上先生堅卧不應蘇  
門爲康節魯齋讀書之地泉石幽勝遂移家築  
堂名曰兼山讀易其中子孫耕稼自給門人負  
笈來者日衆先生涵養日邃每晨起謁先祠畢  
澄心端坐雖疾病未嘗見惰容接人無貴賤少  
長必以誠有請問者隨其淺深傾懷告之無不  
人人自得子孫甥壻數十人進退揖讓皆有成  
法卽耕夫牧豎亦知尊敬時節花放隣村爭置  
酒相邀兒童皆歡喜相就曰我先生也年九十  
二卒士大夫弔哭屬路不絕市者罷販耕者廢

未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峯皆  
立專祠祀之先生著述甚富理學宗傳表周元  
公以下爲十一子別爲諸儒考附之蓋出獨見  
非依傍舊聞者其學主於慎獨而於人倫日用  
體認天理嘗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  
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自言平生年  
愈進功愈密天理二字是千聖心傳非語言文  
字可以承當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  
增藩籬於道無補體先生之言可以自悟矣余  
昔奉母里居無由親炙與聞緒論間嘗馳書請

質所疑荷先生手教還答千里如侍几席今典  
型既邈後進誰宗因其孫壬戌進士淦之請謹  
書其大者如此過其墓者低徊俯仰當有慨然  
興起不能自己者則先生之風教愈遠而彌新  
也其子孫名次列在志銘者不具述

河圖辯

劉因邑人

河圖之說朱子盡之矣後人雖欲議之不可得而議之也然其自私者必出於已而後是是以致疑於其間者尙紛紛然也有指伏羲八卦次序爲之者有指先天圖而爲之者亦有主劉牧而疑朱子取舍之誤者近世大儒又有自畫一圖爲之者其圖八卦次序者則曰大傳旣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必有其所謂圖與書聖人可得而則者矣今夫十數之點誌安可則以爲八卦之畫象也此其爲說蓋出乎漢儒洛

書有文字王肅河圖卽八卦及蘇子瞻圖書粗  
有卦疇之象之說而與張敬夫以河圖爲興易  
之祥聖人則其時以作易而力詆先儒有所則  
其圖者正相反而各極其偏也若是則卦固自  
畫安得謂聖人則而畫之而聖人亦何必復觀  
取於遠近俯仰之間而程子何爲有河必圖至  
於因見河圖之說也哉其圖先天圖者而其失  
尤甚固可以借唐孔氏天語簡要不應若是之  
煩及朱子伏羲淳厚未必如是之巧者以破之  
矣其主劉牧者則以九數之變見於列禦寇之



書九宮之文見於張平子之言而巽四兌二震  
三艮八又雜出於魏晉諸儒之說固不可必以  
八卦之本於九數而謂劉氏之說無明驗也然  
其列氏之說則緯書從而出者而說者固以一  
爲北方陽氣之始七爲南方陽氣之盛九爲西  
方陽氣之究而與圖合矣而圖之下之一得六  
固可上變而爲七上之七得二固可左變而爲  
九九窮則復下變而爲一又無不合者焉然彼  
以七爲衍而九爲元者亦無不可然於圖亦安  
見其不合者而必以洛書爲說也就使列氏指

洛書而言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亦不必遂以爲河圖也夫九宮之說出於緯書而張氏亦嘗破之且其言又曰雜之以九宮矣蓋不卽以九宮正爲八卦也斯爲九宮之說與河圖九篇之說者鄭康成也其於明堂之數則曰法龜文是鄭氏又不以九爲圖而其說有自相矛盾者則是亦可以證劉氏之失矣安得引之以爲助乎彼又爲邵子但言方圓之象而不指九十之數若以象觀之則九又圓於十矣且其所謂方圓而前後乎此者皆不過指陰陽剛柔奇偶而已

在此則星少陽而土少柔其偶者固當爲方面  
爲陰而奇者固宜爲圓而爲陽矣故朱子發張  
又饒精通邵學者而皆以十爲書而九爲圖也  
若設是而朱子之所取所證者則關子明也然  
邵既以其書爲僞矣何獨於此而信之乎曰邵

子之所謂方圓固無一定之指獨於此則言之  
甚明且以六數少陽之十既合乎歷紀而應天  
之時而八方并虛中爲九又合乎州田而應地  
之方且十既尅方則惟見其圓九又可以畫方  
而爲井而五位既鈞則不能爲九四偶既布則

曰無所容十而又嘗以八十一爲範之數矣安  
得爲洛書反圖於河圖而不指九十之數哉夫  
僞關氏之書者非僞後人之託夫關氏也蓋僞  
其書實關氏之所自作而乃託之爲聖人之書  
異人之旨獨戴氏之麻衣易然也且其論又關  
氏之自謂也說者安得從而廢之乎或曰劉氏  
說託言出於陳希夷而得之范諤昌矣然而希  
夷龍圖乃以五十五爲說而范氏八卦亦以河  
圖而演之是不足以正劉氏之失乎曰龍圖之  
說未必出於劉氏之前而呂伯恭從而誤信之

猶張敬夫之爲戴氏所欺也夫希夸未聞有書  
傳至邵子而後有書其太極圖則朱子亦未發  
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以爲穆特周子學  
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以爲朱錄爲有考而潘  
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夸不能無少  
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穆种之學者陸氏  
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  
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  
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  
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

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爲周子所自作而於行錄附注雖破朱氏之說而猶以胡氏之抑希夷种穆謂特其學之一師者爲過而疑其傳自希夷至周子始筆之書而亦不敢遽以爲不傳於希夷种穆也豈其後有所考於此也故於注圖書則曰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記遺文後則曰非有所受於人記書堂則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而其問答之間則常謂希夷未嘗有濂溪之說濂溪之說未嘗出於希夷周子自爲周子之學而未嘗考夫邵子者邵

子自爲邵子之學亦未嘗考夫周子者而斷然  
以爲無所傳授而不出於希夷而敬夫亦以謂  
自得之妙非數子所得而知也若夫邵學則雖  
穆李之前不著其傳先儒謂有深意而始推反  
理自得爲多固有如二程之言者然其源之隱  
於方士而發於希夷爲無可疑而不必強爲授  
於王象得之歸藏之說也蓋義理人心之所同  
不必託之異人異書而後神義理天下之公器  
雖得之外方之書亦不當爲之諱也若言希夷  
之學則當以邵學爲正也彼以五十五定四方

之位以水火木金爲四正卦之象分四象之數  
自左旋去三而生四偶卦之畫則關氏之說而  
范氏取之者然其所合乃文王之八卦固已與  
邵學不合矣亦安可以僞而攻僞也哉夫前之  
所論皆託言出於希夸而不合乎邵學者也若  
朱子發張文饒又求之邵學而失之者也若夫  
朱子則極邵子之大盡周子之精而貫之以程  
子之正也後人惡得而議之雖然抑有一說而  
竊附於朱子之後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  
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卽太極圖



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卽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陰卽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卽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陽者卽陰靜中之爲陽動之

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卽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也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卽生水火也而易之爲書所以首乾坤終坎離終旣濟未濟而先天之爲圖中孚頤小過太過各以其類而歸於正也如是則周子邵子其學雖異先天太極其源雖殊而其理未嘗不一而其所以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若夫其自爲圖者則曰河圖之

數凡五十五而十位洛書之數凡四十五而九位舉不合夫畫三卦八錯綜之六十四若以位言則去九與十合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叙然不知所以爲卦所以爲畫雖爲推衍奏定不免牽合若五十爲衍母一九爲衍數則揲著求卦之法非按圖畫卦之本此其爲說似也然及自爲圖則亦不外乎十數而爲白圈黑圈爲五相間而爲十以白爲天奇以黑爲地偶取三奇爲乾三偶爲坤其餘卦取之亦然觀其附合乃有纂組華紛之極所不能

爲者而謂出於天之自然之數必如是而聖人之畫卦如根幹枝葉迫於不得已而然者亦必如是是則可疑之大者若其以天五地五合各一太極而爲六爲重卦之本二五相合而爲十爲揲著之本凡其不可曉皆此類而其假合悠謬又有出於林黃中郭子和百千之下者然其反復辨論幾數萬言蓋有欲盡廢先儒而獨行己說之意嗚呼朱子之於河圖雖推本爲畫卦之源而欲人玩心於其間然亦有不易之式而其爲說第於其理可通而事有證者而叙次之

然亦有傳疑而未嘗以爲河之所出伏羲之所  
目覩者必如是也今斯人也旣以先儒之或有  
所傳而來者盡以爲非而於千萬世之下出於  
已手之所纂畫者自斷以爲必合乎天之所出  
則是以天自處其所見亦必有甚異於人者也  
惜不得從而問之姑與諸說雜而記之以俟叅  
考



格物說

徵君  
孫奇逢

先生曰格物致知爲聖學全功故聖經一章歸本於此此處不明而能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未之有也先正之言曰天地間觸目皆物日用間動念皆格一部大學皆格物六經皆格物孟子子七篇便可作大學註疏然則天下古今只有此一物千聖萬賢只有此一格本無同異緣朱子補傳陽明復古本遂成聚訟愚以爲朱子當口之意以理有未明則知有未盡若偏以窮理屬知也故陽明曰窮至事物之理其功用之要

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在一理字若上去一窮下  
去一理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故於五百  
年後歟一諍論曰格正也物之得其正而理始  
極其明此於朱子之說亦兩相成而非兩相背  
後儒未解其理之一而徒執其辭之殊遂爾戈  
矛竊思朱子所竊取者程子之意也程子之言  
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  
敬又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  
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  
窮理也斯言也政博約合一之功豈徇外誇多



與世之博物洽聞者同耶朱子又曰凡物必有  
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  
則人之理不異於已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  
異於人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  
盡其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總不外  
乎知之明處之當兩言而已矣未有知之不明  
而處之能當者也亦未有處之不當而可謂知  
之能明者也紫陽窮理說得渾成陽明正物之  
說直截總謂有物必有則窮理窮其所謂則也  
正物正其所謂則也以親還父子以義還君臣

以叙還兄弟以別還夫婦以信還朋友是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爲物不離平治修齊誠正以爲格朱子恐後人不守格物之說而事幽深恍惚之論旣補其傳又於或問發明之陽明正恐學者以紫陽格物爲偏於知也謂致知在實事上格又曰去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道爲天下公共之道學爲天下公共之學紫陽與陽明何嘗相背百餘年聚訟訟愈多而言愈晦矣後儒兀然有心於一草一木之間以爲格物如是此豈當日學問答在枝上生枝竟成岐路

故道之不明也不在無言而在有言不在寡言  
而在多言非敢爲兩家調停道理固自如此因  
爲之說告我同人



貞節說

邑令 趙士麟

忠孝節義天下之不恒有也而在閭中爲尤難  
婦人而能節煢煢一身耳乃能確乎不拔介如  
石凜乎若冰霜焉是必有以得天地之正氣夫  
而後三綱立九法章日月爲之明風霆爲之震  
山岳爲之峙海濱爲之停人得之而爲心鳥獸  
草木得之而若其性國家得之而久立人君得  
之而化成反是則寡廉鮮耻人道廢亂之階也  
容小邑忠孝節義之區也理學則劉文靖公忠  
節則楊忠愍公千古表表矣余下車之始首詢

貞節今昔指殆不勝屈最著者人咸稱宋母孫氏云年十九爲未亡人爲宋氏撫孤兒兒能立且有聲今幾五十矣二十餘年間吾不知日月風霆山岳海瀆爲孫氏何如也吾又不知孫氏爲人心爲國家爲君人所關復何如也嗟嗟一婦人耳乃能與理學公忠節公屹然并峙是非有得於天地正氣而然歟余故式其廬而扁以旌之且爲之說

題高允圖後

劉 四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治行之初  
真見義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  
則未易知也然考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  
可得而掩者矣如高允中情之直亮蓋其生質  
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爲僥倖委曲之人  
也如觀翟黑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當然爾  
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庶或見原之語則所謂首  
實者乃所以爲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  
又以爲恐負翟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爲是非以

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  
於遣辭之際輕爲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  
灑然於天地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亦不可  
不知也



王孝女旌門銘

劉因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  
行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  
曰孝女王氏縣人劉因銘曰孰不娶終身曰魯  
山之元道州之陽史名卓行何謂非平常二子  
且然女奚責望盧公表之何用以戒荒

忠愍公墓祠碑銘

張鳳翔

嗚呼號孚以爲厲頌壯決也筮日以爲明斗沫  
晰也謂忠無益并可喋也剗堅之刀還缺折也  
孰厭卽米用自齧也噲正而噦冥辛夷楔也揮

虹以遞蜺靈旗揭也曾驗恒悲無穉臺也伊彭  
咸之故居引村以東轍也死乎不死乎俊與杰  
也

贊

靜修先生像贊

歐陽元

微點之狂而有沂水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  
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  
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  
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  
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  
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  
開太平者耶可謂振古之豪傑矣

又

邑令

趙士麟

雲南人

道行萬世孔子我師正學秦蕪倡明者誰伊惟  
先生斯文在茲繼往開來一身肩之洙泗淵源  
不絕如絲周程張朱並爲世資辨河圖於易未  
畫前先天弗疑解希聖於道旣墜後純理無私  
當其雷溪抗迹名教所司視人世浮雲富貴鎬  
耀勲名淡淡曲肱飲水卷舒自宜他人之賢及  
肩而已先生之風如鳳翔千仞龍蟠九淵固不  
在乎爵祿可辭不識者乃比之並老商山之四  
皓不赴綿蕞之兩生何其渺小如斯

李忠愍公贊

徵君  
孫奇逢  
邑人

吾鄉知後之有楊忠愍而不知前之有李忠愍也李忠愍以世職洪永間授浮圖峪守脩積功至總兵鎮遼陽癸丑之役以一當千連戰四十餘里至八角大屯嶺環圍數十重與長子松俱戰死贈少保諡忠愍亦烈矣沒之後表彰無人鄉黨且不傳後死者之過也無怪乎古之英人烈士多湮沒而不聞者也魏彥昭叅劉瑾疏亦失傳惜哉

楊忠愍公像贊

孫丕揚

謂官卽署耶而自任天下謂節忠烈耶而志小

天下謂言逆鱗耶而力匡天下謂身韜毛耶而  
風動天下然則斯人也殆庶幾乎孔孟仁義之  
正傳而與易簣結纓以並駕

又

李知新

浩氣充塞肇此孤忠剛歎尼父樂授重瞳羞與  
奸伍斥鸞劾嵩百折不迴上貫長虹成仁取義  
伯仲千逢日星河嶽瞻睇靡窮

徵君先生贊

鹿善繼

私嘗怪容城彈丸地先有靜修後有椒山迄今  
又有鍾元何物一撮土多生千古人或謂其左

天津右狼山遠吞岫色平揖巨浸緹縹靈氣人  
不偶生豈有然歟夫徵書再至雲卧益堅靜修  
清矣擊鸞不死竟死擊嵩椒山忠矣一廬六載  
孺慕終身鍾元孝矣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  
其仁而伯夷之清與伊惠同仁比干之忠與微  
箕同仁此際正須隻眼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則  
孝弟爲仁之本固不問而知之者也劉以高尚  
無愧伯夷楊以死諫無愧比干孫以純孝無愧  
劉楊道不同而趨同容有三仁焉

又

崔蔚林

其容睥然其背盎然機忘識化氣靜神全不知者以爲先生清風高節七十餘年確乎不援如鳳凰翔於千仞又安知先生學全體用道綜後先殊未嘗以不事王侯自高其節其肥遯安貞也要不過順時而止隨遇而安也耶

又

大學  
七 魏裔介 柘鄉人

自昔聖賢之生皆天之所以爲生民計故自孔孟而後若董仲舒若韓昌黎若周程張朱若薛文清若王陽明雖其所得於聖人之道有偏全大小之不同而其行見知聞知之脉則一也正



嘉之際百年幾無人焉萬歷中季而先生乃崛起於容城容城之先賢有劉靜修楊椒山先生之穎悟如靜修而不炫其才也節義如椒山而不失於激也至其孜孜矻矻耄而好學躬行實踐體備元和則又集諸儒之成今天下言道學之統者必歸焉先生之爲人何其醇而且備也



歌

九日九飲歌

劉因 邑人

一飲君聽第一歌誰知此際見天和醉鄉開物  
工夫密春意涇濛尙未多

二飲重賡第二歌春風毛髮欲婆娑寸心又到  
欣然處莫怪山人語漸多

三飲山人笑且歌羲皇相去已無多舉杯爲向  
諸君道自此光陰奈樂何

四飲須歌第四歌山人未醉竟顏酡屬君輕摘  
黃花露滴向杯心生小波

五飲初喧四座歌黃花滿意入紅螺人間此樂  
知無復魚鳥聞聲亦太和

六飲相將醉景過令嚴斟淺欲如何秋香正滿  
黃花萼宜與南山細拊摩

七飲人驚飲量多兒童休唱接籬歌  
千年在只恐西風不奈何

八飲人驚飲量過劇談不記竟云何杯中正有  
春風在無奈蕭蕭落葉多

九飲蒼崖藉翠簑江山搖落奈吾何乾坤閉物  
胚胎密中有山人第九歌

和靜修九日九飲歌

楊繼盛

邑人

一飲初歌第一歌  
乾坤萬物屬中和  
醉鄉能發天然樂  
况復幽人情興多

二飲停杯歌二歌  
西風短鬢任婆娑  
四時佳興俱堪賞  
誰道當秋百感多

三飲幽人發浩歌  
百年風月屬予多  
此身不是乾坤帶  
留我蒼天欲若何

四飲須聽第四歌  
傍人休笑醉顏酡  
曾經雪浪翻天湧  
風落杯中漫起波

五飲起來鼓缶歌  
萬年宇宙一紅螺  
閑中看破

盈虛殼聚散浮沉總太和

六飲將酣豪興多仰天長嘯奈吾何片雲忽暗  
樓頭月只欲凌空一拂摩

七飲相關樂趣多風吹萬籟盡笙歌區區懷抱  
俱春意笑爾高秋奈我何

八飲自驚飲量過踈狂成癖竟如何縱然痛飲  
珍珠酒却恐醉來語更多

九飲渾忘披翠蓑聖明恩厚復如何釀成四海  
合歡酒欲共蒼生同醉歌

和靜修九日九飲歌

徵君孫奇逢

一飲君聽第一歌蕭蕭烟壠轉清和雙楊聳峙  
插天半想見先生道韻多

二飲重賡第二歌乾坤舒卷任婆娑莫愁當日  
期功少翻喜今朝展墓多

先生在日旁  
無期功之親

三飲山人笑且歌晉家處士孰居多堯天萬古  
猶容許勝國荆榛奈我何

四飲須歌第四歌幽人未飲已顏酡腹鱗唇甲  
方酣戰尺水無風自起波

五飲初暄四座歌太行徙倚吐青螺非憑酒力

卷七  
當風力坐對先生分外和

六飲相將醉景過問心不語意如何半生有志  
今搖落仍欲從頭細撫摩

七飲人驚飲量多牢騷忽爾起悲歌腐儒不識  
真儒意橫肆譏彈可奈何

八飲人驚飲量過百年天地竟如何好留底本  
歸桑海英畧雄圖未足多

九飲蒼崖籍翠簑羲皇一枕樂如何椒山曾爲  
憐同調愧我樽前漫和歌



橫翠樓賦

劉 因 邑人

金臺雄壯甲天下而山水人物爲最也其西北  
有峯望之巖然而立巍然而高琅然而秀者郎  
山也其西四十里有泉穴城而來流分而派衍  
環乎市井之間爲一時之偉觀者雞木也水之  
上又多樓亭臺榭之美而宏麗特出俯瞰閭閻  
騁懷遊目足以極登臨之勝概者橫翠樓也樓  
之上飄輕裾曳長袖解劍指麋醜酒臨江養賀  
中之天地游物外之文章爲燕南文物之冠冕

者樓之主人也主人觴於斯詠於斯會賓客於  
斯見千巖萬壑盤紆拂鬱而坐致乎几案間故  
樂而名之曰橫翠也然而樂其所以樂者非爲  
景物役也將以取山水之秀而助其氣也若夫  
嵯峨巖巖刻削峯巒混涵天地呼吸萬壑斬絕  
峻拔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與秋色而相高  
也雲開日朗雨霽虹銷崖巒霍霍若拂嵐撲黛  
藹藹然有可喜而玩之者朝來之爽氣也霜露  
既下木葉盡脫水窮霞盡天高鶩飛微微螺髻  
隱隱蛾眉者天寒而宜遠也日上壁而垂彩月

上軒而飛光開簾拄笏把酒而觴者翠屏之晚  
對也朝暉夕陰烟容雨態如萬物之供四時而  
無窮也由是觀之主人氣象巍然襟韻磊落靈

臺洞月玉骨橫秋飄飄然有凌雲之風者殆不

偶然也燕趙諸公多以詩歌道其美記之者有

陵川之雄文詠之者有木菴之絕唱前人之作

述已脩主人復以文命僕僕不自揆拾人之滯

穗丐人之殘炙亦爲之賦而贅之於後其辭曰

丙寅之秋七月與主人相携登於橫翠之樓覽斯

宇之所處極蒼溟之盡頭地連西鄙雄冠中州星

分算尾州別冀幽控鴈門之右塞引鷄距之清流  
倚之行之宕觀接易水之長洲有如陰雲慘慘晦  
日冥冥林巒失色岳壑潛形或風雨驟至汨然如  
半夜之潮生或波濤怒捲湧然如萬馬之軍聲使  
人竄飛胆慄心折骨驚悵然失視悚然忘形怛慄  
於僚懷兮而若有遠行者乎又如雲開山色雨沐  
秋容天光接塞水影涵空浮一天之灑氣快千里  
之雄風使人湍飛逸興浩發吟魂如登太山漂崑  
崙有可挾日月而薄風雲者乎又如騁出岫之白  
雲傲橫空之素靄揖列壑之青嵐訪攢風之翠黛

窮島嶼之縈迴觀宇宙之宏大吞燕趙之精英吸  
乾坤之沆瀣發胷次之瑰珂豁中襟之滌芥其亦  
有思乎古人之登高而弔古傷時而感慨也若乃  
太行之英郎山之靈開岫幌闢暑扃收霧幃列雲  
屏供詩情於晚翠貢圖書於新晴於時吾與子詠  
春風於舞雩濯塵纓於滄浪來登斯樓終日徜徉  
歌紫芝之曲酌明月之觴渺天地於一粒隨造化  
而翱翔期萬代於咫尺順四時而行藏下視萬物  
杳焉如千里之毫芒然後囂囂然洋洋然庶乎可  
與天地俱忘者矣



詩

南溪行贈梁浩然

劉因 邑人

老人耕牧南溪南南溪草淺牛所貪大孫携書

小携酒青蓑爲席樹爲蔭以書教孫仍自讀隔

溪遙聽聲誦誦牛眠樹陰孫勸酒老人未醉意

已酣老人氣高軀幹小面狹於髯森若杉年週

甲子辰又浹世事十率八九諳早歲精勤傳世

業口誦太素手弄甘以藝發身寧久屈安車徵

起詔使監入爲天子侍從臣龍沙萬里嘗陪驂

鼎湖白雲望不極招之歸來山有嵐身出夢關

涉覺境人間萬有皆空函侍從之名不復記老  
人自署南溪銜呼兒來前雙玉立曰我愛女擇  
所堪自我中年學讀書方寸若有神明鑒活人  
之功豈不美一有不中中或慙青囊秘封不再  
展塵迹從此乃一芟讀書力田兩交進困有所  
收心有函開此樂國自我始繼而大之在汝男  
我今已成齊變魯汝等當爲青出藍東北一舍  
容城翁今年卧病家山岩其室雖邇人甚遠汝  
糧自裹簷汝擔雪中歎段來叩門僕夫汗流扶  
酒甌侑樽有物隨土產厥包雜進鴨與鶴飲劇



談發不自禁四鄰驚走來窺探先生靜默如土  
鐘叩之愈大聲愈縮今朝音吐瀉河漢老人者  
誰開其緘斥之令去不復語與亡萬古手與談  
空鈎意鈎不在棋澹然相對如禪龕老人思家  
不可留二兒扶歸杖几叅臘醅開時魚可膾相  
邀載酒遊溪潭

渡白溝

文天祥

昔時張叔夜統兵赴勤王東都一不守羸馬遷  
龍荒適過白溝河裂毗髮欲張絕粒轉不死仰  
天扼其吭羣臣總奄奄一士垂天光讀史識其

地撫卷爲淒涼我生何不辰異世忽相望皇圖  
遘陽九天塹滿飛鯨引軍詣闕下捧土障濁江  
出使義不屈持節還中郎六飛狩南海金鼓  
煌煌武侯空盛心出師驚四方吾屬竟何  
事吁彼蒼思公有奇節一死何慨慷江注我分  
土我欲投滄浪滄浪却不受中原行路長初登  
項籍宮次覽劉季邦涉足河與濟回首嵩與恒  
下車撫梁門上馬指樓桑戴星渡一水慘淡天  
微茫行人爲我言宋遼此分疆懸知公死處爲  
公出涕滂恨不持束芻徘徊官道旁我死還在

燕烈烈同肝腸今我爲公哀後來誰我傷天地  
垂日月斯人未云亡文武道不墜我輩終堂堂

前題

劉因 邑人

東北天高連海嶼大行蟠蟠如怒虎一聲霜雁  
界河秋感慨孤懷幾千古只知南北限長江誰  
割鴻溝來此處三關南下望風雲萬里長風見  
高舉萊公灑落近雄才顯德千年亦英主謀臣  
使臣強解事枉着渠頭汗我數十年鐵硯自庸  
奴五載兒皇安足數當時一失榆關路便覺燕  
雲非我土更從晚唐望沙沈自此橫流穿一縷

誰知江北杜鵑來正見江東青鳥去漁陽搗鼓  
鳴地中鷓鴣飛滿梁園樹黃雲白草西樓暮木  
葉山頭幾風雨只應漠漠黃龍府比似愁岡更  
愁苦天教遺壘說向人凍雨頑雲結淒楚古稱  
幽燕多義烈嗚咽泉聲瀉餘怒仰天大笑夷風  
來雲放殘陽指歸渡

觀雷溪

劉因 邑人

飛狐天下脊老氣盤五回三江瀉天怒合爲一  
水東南來此勢不殺令人愁石門喜見西幽關  
未補青天裂誰鑿混沌胎奇聲猛狀萬萬古山

根幾許猶崔嵬兩山倒傾瀾百尺逢巔崖先聲  
動毛髮餘爽開襟懷初疑萬壑轉奔石意象彷彿  
坤軸摧又疑鼓角鳴地中百步未到仍裴徊  
荒祠下石磴駭目何雄哉春風不到太古雪今  
日乃得冒中雷穿石誰能窮窟宅流沫勢欲浮  
蓬萊平生芥蒂今寒灰兩耳到骨無纖埃酈元  
筆頭天下水石門之奇猶見推乃知茲遊亦奇  
絕快弄素電噴瓊瑰東崖一片石坐撫千年苔  
爲招郎山君共捲長鯨杯江妃爲搥靈鼓催赤  
鯁躍出銀山堆先生醉來泉灑面狂歌一和湍

聲哀

遊郎山

劉因 邑人

昨日山東州馬耳索御凌風嘶今日軍市中不  
覺已落山之西山之面背亦無異不待風烟變  
化神已迷危關度雪嶺亂石通荒蹊林間小草  
不識風日自太古我行終日仰見木杪幽禽啼  
但見雨色來雲物颺以淒忽然長嘯得石頂痛  
快如御駿馬蹄萬里來長風五色開晴霓長劍  
倚天立皎潔瑩鵝鷓平地拔起不傾側物外想  
有神物提詩家舊品嵩少同畫圖省見巫山低

誰令九華名獨與八桂齊千態萬狀天不知敢  
以兩目窮端倪騫騰誰避若飛隼側瞰何屈如  
怒貌千年落窮邊烟草寒淒淒若非酈亭書生

此鄉國物色誰省曾分題

酈道元注水經說郎山形勢最真今涿郡

有酈亭其先

世所居也乾坤至寶會有待豈有江山如此

不著幽人棲頗聞山中人雲間時聞犬與雞只  
疑名山別有靈境在不許塵世窮攀躋不是先  
生南遊有成約徑欲共把白雲犁九疑窺衡湘  
禹穴探會稽玉井爛賞金芙蓉口觀倒捲青玻  
瓈風烟回首莫瀟灑南遊準擬相招携

黃金臺

劉因 邑人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  
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  
爲賢重輕德輝照九仞鳳凰才一鳴伊誰腐鼠  
棄坐見鴛鴦爭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  
以致賢王業自此成黃金與山平不抹兵縱橫  
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

午睡次敬所年兄韻

楊繼盛 邑人

踈懶百年還舊癖功名此日負初心本來面目

頻頻照恐落囊中第二人



赴義二首

楊繼盛 邑人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題靜修墓

孫奇彥 邑人

古木森森一望中孤城烟雨自濛濛當年大節乾坤重奕世清修姓字崇易水有情環斷壠金臺無地不聞風茵芸半畝殘碑滅賴得仁侯祀事隆

又

謝理  
李承光 邑人

幽蘭曠代結餘芬幾望雷溪夕照曛神功定隨  
箕尾宿松楸尚護岱恒雲文雄河朔謔堪擬遠  
叶濂關樂與羣廟貌臨流波浪息橫空佳氣正  
氤氲

又

孝廉  
李進光 邑人

白楊蕭颯檜龍蹲古壠烟荒廟貌存斷碣數行  
留歲月寒鴉幾點送黃昏金臺高卧北窓穩易  
水長歌吾道尊梓里至今仍俎豆漢陵風雨已

邱園

又

進士李瑞徵 邑人

馬鬣何時築潛龍此地藏乾坤真骨子河洛大  
文章嚙岸狂瀾折牽流翠藻香徘徊思不盡烟  
水自蒼茫

題靜修祠

狀元吳寬 崑山

水落西山見一峯容城何處訪遺踪德輝欲覽  
空翔鳳王業如興有卧龍隱跡微芒隨世代悲  
歌激烈發心胷靜修宅裏高風遠晚學摳衣恨  
莫從

又

周崙 崑山

曙色初開捲翠烟  
念年瞻拜靜修前  
淒淒草濕窓前雨  
淡淡雲浮柳外天  
賦斷渡江心已矣  
歌殘采菊興悠然  
螭頭年號曾翻覆  
爲整新鐫換舊鐫

又

尙書

高

景

新安人

文靖風清百代殊  
蓮生原不染泥汙  
幸從光霽尋真樂  
詎待葦鱸憶五湖  
威鳳暫鳴憐世主  
吉祥麟徐步蹈康途  
賞音尙有蘇公輩  
河朔靈根自大儒

又

徵君

孫奇逢

邑人

文靖元大儒處士召不至非不事裕皇易稱高  
尚志祖父生金元舍此身何真尊道與行道情  
同事無異希聖學已深黠由置非位俎豆擬孔  
庭後來如薪積

題忠愍墓

尚書  
馮琦

直臣未可等閑看骨鯁終能禍鵠冠諫草肯隨  
塵土暗忠魂不作海濤寒九霄夢斷風雲歇八  
極神遊天地寬聖代名賢多建白讜言誰似此  
心丹

又

鹿善繼

定興

窮海說椒山佳城在此間穿林看寂寂渡水聽  
潺潺兩疏當年淚一碑萬古顏從來臣子訓誰  
破死生關

又

彭而述

天中

履虎攫麟氣薄雲封章纜上死生分已將鐵筆  
誅奸相敢愛鴻毛答聖君故國寒鴉啼斷壠空  
郊落日照孤墳先生如可九原作不悔椒蘭只  
自焚

又

大學  
魏裔介 柘鄉

何世無龍比哀君王佐資孤墳留易水碧血

荒祠正氣無今古招魂有歲時白溝舊戰壘  
樵徑野風吹

題忠愍祠

邑令蕭迎汚陽

拜謁先生意未闌獨憐勁節古今難遺容尙覺  
丹心古正氣渾驚白晝寒諫草兩篇凌董賈忠  
魂千載重龍干誰知身死圍牆後廟祀於今百  
代看

又

學諭李學道隆昌

砥柱中流人所難丹心浩氣重龍干回天兩疏  
燕山並扶世一腔易水寒頸血誰憐臣節苦褒

封猶覺主恩寬  
芳聲應自標青史  
廟貌於今百代看

又

邑令 趙士麟 雲南

遺像瞻依易水滔  
松風萬里助悲號  
忠肝塗地君何忍  
勁骨撐天臣獨勞  
國破鄉關留俎豆  
神來雷雨擁衣袍  
英雄快事知無憾  
兩疏千年恒岳高

又

進士 孫祚昌 邑人

浩氣飛虹掩落暉  
孤忠視死竟如歸  
生前惟恐塵蒙面  
身後何妨血灑衣  
兩疏笑彈帝簡一



腔幽憤結霜飛夕陽古篆悲風起猶是先生鐵

面威

題徵君祠

尙書魏象樞蔚州

金容家世舊儒宗四海淵源一派中膝下曾玄  
承祖訓門前弟子坐春風純修妙合程明道賡  
學全追衛武公聞說當身渾太極年年遙拜歲  
寒翁

又

胡或邑人

郎山無分住孫登却讓蘇門色倍增千里談心  
聊對酒百年問字得傳燈當關忍令微言絕論

世方知大道興從此漫云深處著恐教纒帛又  
來微

朱陸異同辨

崔庚 邑人

大道原於一聖賢無異旨入門或自別要歸安  
厥止祇緣承學者不究終與始意見遂橫分妄  
執彼合此晦翁與象山紛紛生詆毀或謂鄰於  
禪或疑不近裏迄今讀遺文易得作兩視加惠  
聖人徒總之成其是晦翁恐躡等致知以窮理  
象山懼外馳先從主敬起尊性與道學朱陸同  
一軌五六百年來精爽同魚水象山有後身

秋道不死

古城春意

教諭

李伸

荒年百折幾經春  
每際春回景物新  
民庶雜耕偏樂業  
牛羊羣牧豈憂貧  
花開紅樹聞啼鳥  
柳折青枝贈遠人  
共喜陽和添氣象  
遊歌來往挹香塵

前題

李龍光

邑人

督亢西望舊山河  
此地偏宜春意多  
柳浪鶯啼聲早滑  
桃花邨曲草如蓑  
晴霞歷歷荒城曙  
夕照沉沉牧豎過  
回首英雄曾築此  
迷離烟雨尙

嵯峨

前題

邑令

趙士麟

雲南

烟樹蒼芒遠春城霽色霏堞虛遺壘峭麥徑雜  
花飛斷靄生西塢歸鴻點夕暉驅車遊賞再此  
意繪應稀

易水秋聲

學諭

李伸

壯士歸秦後滔滔水自流北來經故邑南向渡  
雄州鴻雁三更雨蒹葭兩岸秋西風同哽咽疑  
訴昔人愁

前題

李龍光

邑人

白虹勝氣已烟飛，尚有秋聲落翠微。  
關擁紫荊催木葉，筑移羽調怒靈妃。  
鳴沙崩岸衣冠往，寒霧橫江城郭非。  
燕趙悲歌猶未已，舞陽臺畔幾鴻歸。

前題

邑令 趙士麟 雲南

天地踈秋色，雲流水亦東。  
遠沙明野渚，孤雁叫寒風。  
壯士看雄劍，筑聲落斷虹。  
蕭蕭無限意，今古爲誰恫。

玉井甘泉

學訓 周倫

穴地通千尺，中心常自明。  
曾消金主渴，雅稱玉

泉名利用元無極仁功終有成願言均此施四  
海濟蒼生

前題

楊友桐 邑人

鸞輿曾此駐宸遊一劑寒漿沆瀣流地僻幾經  
剖竹契香清尚可傲龍湫巡行旣錫甘泉額尺  
尺還看梳洗樓憶自南臯記勝事高賢煮茗共  
題榴

前題

邑令 趙士麟 雲南

聞道玉泉寺乘輿此舊遊金鞍簇野甸石甃挹  
寒瀾去指渥城樹回瞻薊闕樓至今題額處尚

有赤霞流

白溝曉渡

李進光

邑人

綠楊堤畔早鶯啼  
客路長征望欲迷  
商舶渡頭催棹急  
皇華渚曲擁颿低  
星躔月澹人呼釣  
雨細風柔馬踏泥  
倏忽秋高驚落葉  
一聲欵乃雁行西

首題

邑令

趙士麟

雲南

北路薊門古秋空  
易水沉晴沙帶宿  
莽初日到平林  
連馬登舟過羣鷗  
坐石吟碧流清見  
底澹宕灑吾心

賢塚洄瀾

張瑄

桑田萬頃滙成陂賢塚依然信可奇自昔先生  
能繼述至今神物尙維持波光迴合無乾土山  
色淒涼有斷碑欲叩九原尋墜緒茫茫何處是  
津涯

前題

梁永淳 邑人

集賢贊善狎鷗鳥處士雷溪自鷗冠千尺白楊  
歸劫火三方澤洞盡迴瀾天留荒壠烟霞老地  
護靈根松栢丸猶憶佳辰拜掃日花茵柑酒共

盤桓



前題

邑令 趙士麟 雲南

極目蒼岑外，驚濤蕩里門。  
地因神物護，道以先  
生尊。元宋當時改，乾坤此墓存。  
共知英爽異，風雨暗高原。

忠祠松雪

陳伯友

廟貌清幽倚碧岑，庭前松栢互森森。  
一腔浩氣還天地，寸念丹衷貫古今。  
胡塞竟成市馬計，明朝空費射狼心。  
惟留遺像伏臘在，媿殺奸雄骨已沉。

前題

李用楫 邑人

精忠天賦障狂瀾  
贏得祠宮額尚丹  
夾陛青松鳴澗溜  
半天絳雪倚霜寒  
亭亭踈影摩霄漢  
落落孤踪照碧灘  
面目自猜終第一  
長餘浩氣斗邊看

前題

邑令

趙士麟

雲南

再拜明禋下堂堂  
眞丈夫松杉立地  
蠹俎豆見忠孤  
白雪凌層翠  
青天開一闢  
徘徊瞻望久  
英爽在清都

古篆搖風

汪天宿

碑是何年建  
秋風撼欲搖  
文章傳左史  
歲月紀

前朝鳥篆鐫猶在  
蝸蜒字坐消  
我來懷古蹟  
灑瀚興逾饒

前題

李龍光

邑人

蛟螭石室閃雲旗  
時有驚風扣紫扉  
蒼籀乍搖疑動蟄  
古亭久貯訝還飛  
宸奎四壁金石色  
天翰雙鈎日月暉  
自是地靈多異蹟  
尋常苜蓿有光輝

前題

邑令趙士麟

雲南

覺序文明地  
歸然隔代碑  
飄風隨樹過  
斷碣向人欹  
蘇剝瑤章古  
籀鐫鳥篆奇  
石鰲戴不去  
應

有巨靈支

白塔鴉鳴

汪天宿

突兀懸平礎，昭曉接太清。  
七層連雁起，一角聽鴉鳴。  
豈是凌空韻，應知響梵聲。  
登臨摩醉目，白塔獨題名。

前題

梁永溥 邑人

浮圖東矗入層雲，怪有鴉鳴是處聞。  
鈴閣響騰因入訟，王舟聲魄爲行軍。  
菖蕙影接天河柱，响答風飄落照曛。  
惟祝改顏稱雁塔，寶光千尺爛。

秋雲

前題

世令趙上麟

青天塔直上皎皎覆霜花常有聲呼鶴怪無色  
變鴉乾坤孤峙老雲日映輝斜近郭晴遊處稜  
層望若遮

題魏義士讓田

鹿善繼 定興

山可裂川可竭還田之義無休歇簡可折字可  
減興讓之名無殘缺有詩何必按唐音有字何  
必律晉帖只取聞風感慨時那箇肝腸不如雪  
悠悠俗夢苦難醒還田遠勝廣長舌此田當日  
卽不還其飯豈能至今設旣已與人已愈有消

息特借若人泄

題孫孝子廬墓詩

潘嗣袞

先生醇懿本天成弱冠蜚聲擢帝京黃鐘大呂  
匪錚錚閉門掃徑何涇涇容城寧比舊武城聲  
名豈讓古滅明世味情輕神益清父母恩深死  
不更先後捐賓靈旃征六載荒林野鬼驚野鬼  
何驚中煢煢依依墓庭如事生此段精誠誰則  
並天子下詔華袞旌他日登朝喜起賡移孝作  
忠名巨卿

前題

鹿化麟

中原寒色照平蕪，寂歷茅椽倚暮隅。  
午夜瞻依還戲彩，六年枯墨僅留癯。  
蓼莪刪後吟偏苦，棠棣移來影不孤。  
幾度論心經此地，豆棚瓜蔓盡

堪圖

咏崔節婦

陰繼先妻

宋貞

元進士

爲見金夫不有身，幾人曾作未亡人。  
貪生惜命金闈秀，羞比陰娘卷上塵。

弔陳節婦

孫國祥妻

魏一鰲

三十餘年稱未亡，峻峻風節壓冰霜。  
空閨涕泣愁雲合，冷院淒悲夜月涼。  
黃鵠重歌河嶽重，栢

舟繼作日星光今朝仙化歸華表隴畔籠葱草

木香

輓李烈婦

大學  
張廷玉 桐城

綺歲深聞大義存貞操手載植乾坤烏頭行見  
標芳蹟彤管真堪表烈魂設幌居然留浩氣捐  
軀豈爲殉私恩微君理學堪師表姆範遺馨萃

德門



恭和

御題旌忠祠韻

臣  
裴福德

當年兩疏非批鱗立志重扶社稷新祇恨奸邪  
蒿滿目渾忘酷毒浪加身遺容好共青山老古  
廟常留翠柏春拜罷徘徊瞻仰久堂堂宇宙一  
完人

咏容城八景和名人原韻

白溝曉渡

蒹葭兩岸水禽啼一片蒼茫望欲迷野店初開  
朝日上孤舟衝破曉煙低馬嘶河曲憐芳草人

踏霜浪印淺泥回首夕陽來處路幾家茅屋畫

橋回

玉井甘泉

午方村外踏青遊玉井清波一帶流樹影人聲  
喧蟹舍茶香水味勝龍湫甘泉曾說前朝額梳  
洗已空舊日樓春色匆匆今又過明花照眼燦  
紅榴

古城春意

芒鞋藜杖好尋春行到古城色色新岸柳先垂  
能繫恨林花早放可忘貧惟聞布穀提壺鳥人

乏抱關繫柝人芳草斜陽無限意融和景象絕  
凡塵

易水秋聲

阿房宮殿已飛灰此地秋聲滿翠微天不憫窮  
悲國士水能寫恨憶湘妃誰憐荆軻心徒壯太  
息燕丹計竟非怒浪寒濤今日裏依稀擒得祖  
龍歸

忠祠松雪

世上奇男子人間大丈夫荒城深雪擁古廟秀  
松孤凜烈鬚眉氣蒼生衽席圖濤聲寒夜起忠

壯滿

皇都

賢塚洄瀾

不共滄桑變先生此墓門前朝留古蹟異代重  
師尊斯世狂瀾挽中流砥柱存我來伸奠釃芳  
草滿平原

古篆搖風

俎豆千秋地殘碑勢欲搖風雲生此日字畫認  
前朝鼇戴同山重鴻文異雪消石脾參妙理稽

古興編饒

白塔鴉鳴

古塔凌雲表，荒村帶露清。  
當頭纔馬過，擊掌有鴉鳴。  
天籟非人籟，梵聲雜鳥聲。  
揮毫凌絕頂，何必羨題名。

名物類聚

卷之五

四

附錄

讀渡江賦辯

孫奇逢

先生此賦 瓊山謂其爲幸宗之亡竟以此阻  
祀孔廟按先生之祖艾五世仕金則於宋原非  
有故主故土之誼也似不必苛爲求况此賦且  
在滿緙悲憤只爲不善讀者以辭害意遂令先  
生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中間設爲問答北燕  
處士淮南劍客摠先生一體而兩名耳先生曾  
受集賢學士以北燕處士稱則意可知已淮南  
劍客四字非采有爲急望得此人焉爲宋室吐

氣正是王景畧不欲滅晉之意嗚呼噫嘻想夫  
陰山虎土茹毛飲血狀若神鬼氣傲霜雪嬉於  
戰鬪業在征伐咆哮而貍兕怒感激而風雲變  
頽崑崙而翻海浪折江河而崩雷電川谷爲之  
蕩波 陵爲之震眩此段極模元勢之強宋室  
立見難支故曰哀哉宋君可憐也戰則爲黃泉  
之土降則爲青衣之奴上絕奎宮之運下失皇  
祐之區草滿金陵鹿走姑蘇五溪焦土七澤丘  
墟何其痛哉此段字字淚點點血而謂之幸乎  
客聞而笑曰信如公言以謂遂無宋矣我長江



所以限南北山川所以界封域西接巫峽東至  
海陵臨谷爲塞因山爲嶂一人守隘萬夫莫前  
我主彼客彼勞我逸彼雖有甲騎百萬橫屯北  
岸安能飛渡我長江乎蓋言宋室規模形勢家  
當自在只恐不能立定手脚故又有義士奮袂  
良將登壇既有枕戈之劉琨豈無擊楫之謝安  
假祖遜以黃鉞之威拜陸遜以都督之權而曹  
公赤壁之役符融合淝之戰公獨不聞之乎辭  
氣激昂多少打動人心處符融合淝之戰明以  
晉室予 符堅予 先生心事台盤托出矣見

旃裘而騰落夢毳窟而竟飛尋周之意合盤托  
出至於是帖然失氣循墻匍匐口怏心碎不知  
所對滿腔酸楚不能爲情真令人垂首喪氣憤  
悶欲絕而幸之一字從何處看出瓊山讀書破  
萬卷絕無以意逆志之意亦爲不善讀書矣先  
生固不以不從祀爲恨祇以幸宋之下一語誣  
先生之心滋悠悠之口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  
不智可不慎譖元世祖極嘆爲真古所稱不省  
之臣從其志而不敢召不可謂非先生第一知  
已但君臣千古爲昭不能

以外而城中耶先生此賦爲集中第一文字細  
繹其言而設身以處其地當自得其苦心耳向  
遊關門曾以此說質之鹿伯順與愷陽先生二  
公曰俟事平後爲一疏入告闡發三百年未暢  
之旨惜未暇及此後之君子讀渡江賦者諒不  
乏孫鹿二公之人敢請以愚言質之有此一辯  
先生之心可以白于天下後世矣



爲劉文靖公請祀

文廟啟

邑侯

張熙麟

劉文靖公元代名儒北燕處士聰由天亶德懋  
日新方舞勺於成童詩書淹貫洎銜華於弱冠  
才識宏通邵大周精闡賢關之奧旨點狂由勇  
企聖域而兼資道積厥躬紹濂洛關閩之統學  
崇正術屈異端功利之誣望繫蒼生隱肩道統  
歡承繼母不間人言抒性情於詩賦箴銘文章  
胥根道德闡義蘊於河圖太極學問直貫天人  
解希聖以希賢升堂入室不用明而用晦達節  
知權且四子之精言已窺道奧三賢之集註合

有傳善一出鳴丕振衰頹之運辭徵辭拜無  
慚不召之臣繼往開來私淑者已承俎豆頑廉  
懦立聞風者倍切羹牆洵乎鄒魯之麟允矣岐  
陽之鳳許平仲嘗委公以傳道之責灼有真知  
孫徵君曾辨賦爲哀宋之亡深窺其隱旣品題  
之有據信昭祀之宜崇可釋前明從祀之疑用  
表我朝崇儒之典理合將三賢文集理學宗  
傳並縣志送呈查核

咸豐五年冬月上鑒憲

容城縣志卷之八

災異志

天道甚可畏也冥冥莫測之中倏降災異天心  
仁愛實見諸此先正有言一歲無災天其忘我  
志災異謹天戒也容邑輿圖尺幅災異所宜惕  
厲其世遠言湮邈不暇稽者不敢贅惟就耳目  
所及有確據者列之以爲修省之助云

治四年張紹先妻劉氏見空中一人逐紅羊自  
南而北行甚急呼其始出視已不復見紹先質  
於陰陽家曰當有火災邑自臘月至次年二月

火災頻見傳爲異事曰空中紅羊

正德五年六月大雨連綿渰傷禾稼歲大饑

六年大盜齊彥明等陷城焚掠殺虜無算

七年三月亢陽地生虫蝻二麥田苗食殘

八年冬無雪春亢旱二麥盡枯

九年七月霪雨害稼大半

十年春無雨二麥不熟秋暴雨傷禾大半

嘉靖三十二年大水漲開老鼠灣城幾圯次年大

水更深尺餘連年禾稼盡渰

萬曆十四年七月雨雹大如瓶盃東南禾稼盡傷



二十年春蝗夏雹大如鷺蛋平地盈尺

二十五年地震

三十三年蝗黑小如蟻

三十五年秋大水房屋田苗漂沒無筭

三十七年大旱蝗次年更甚民大饑

四十年人病大頭瘟疫傳染死者甚衆

四十一年大水

四十二年蝗黑小如蟻

四十三年春夏大旱

四十六年三月風雪行人有凍死者六七月

地凡三震

四十七年三月風霾蔽日路迷行人

秦昌元年十一月暴風驟雪行人死者甚衆

天啓五年大旱秋雨連綿黍穀皆化爲灰

六年六月夜地震如雷閏六月大雨浹旬平地

水深數尺壞民居無數禾稼盡渰

七年飛蝗蔽天春麥秋禾殆盡

崇二年兵抵白溝盜賊蠡起九年十一年十五

年皆有兵變

三年六月蠱生傷禾

九年五月雨雪大如瓶孟行人死傷甚衆木葉脫落如冬六月地震

十二年大旱歲大饑

十三年大旱飛蝗蔽天

十四年大饑斗米八錢樹皮草根殆盡餓死者無筭

十六年大疫死亡無數辰星入月

十七年流賊陷北京僞官肆虐士民沟沟莫保其生

國朝

順治五年大蝗害稼歲饑

六年土賊陷城

九年大水

十年十一年大水

十四年大水

康熙四年地震雨四十日

七年大水八月怪風揭瓦屋吹石碾十數步

五十九年六月初八日地震

雍正五年大水

八年八月地震

乾隆二年水

十五年水

十七年螞蚱生

二十六年水



九年正月二十日巳時地震

乾隆二年大水

三年十一月地震

八年天氣亢旱自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初五日人多暍死夜忽怪風起

九年蟲生身長寸許形華色禾稼盡壞

十五年大水房屋田苗漂沒無數

十七年夏雨雹大如核桃木葉脫落殆盡縣西南村莊爲甚

二十四年春夏大旱秋有蟲災

嘉慶六年大水

七年飛蝗徧地

十二年水

十三年水

十四年水

十八年大旱

道光元年

夏人多霍亂轉筋  
之病傷人甚多

三年大水

四年飛蝗蝻蝻全生

田禾吃壞

七年旱



八年正月初二日有雷  
從西南起

十年四月  
地震

十一年冬大寒并皆凍冰  
樹木多死

十二年大旱七月十五日  
方雨

二十五年旱六月初一日  
始雨

咸豐四年春見火光遍野自  
西至北

六年秋飛蝗蔽天至十月  
蝻孽猶生食麥禾

七年春蝗蝻生尋滅至五月  
飛蝗至閏五月蝻復生食穀黍殆盡六月又生虫七月蝻

又成  
蝗



修城碑

沈塘邑人

正德壬申大盜齊彥明等起於益津所過城池完固者僅得免焉時容城不完至則劫庫縱囚焚縣廳搜富家金餉馬於倉廩官民之財殆盡及盜去淫雨壞城垣議者曰非賢令不能傾否爲泰也甲戌春三月前隆平令劉相復起赴任部以侯能且廉乃請命尹茲邑以起廢也始至卽謁神登講堂考民風按歷城治喟然曰此吾之責也與衆議衆曰治之而已侯曰治之不重爾之困乎曰不治則日入於壞困益重侯曰然

吾將思之俄而都憲下令築城額曰官能措處  
民有助之者工完勒石以垂不朽侯欣然曰得  
之矣於是量役之大小事之輕重爲緩急先後  
初修聖廟修靜修祠創門匾復土神於縣治起  
官箴之碑樓其次學宮葺矣而開水道講地利  
也烈女舉矣而親爲樹門匾正民行也又其次  
修憲司修郵舍而最後縣廳吏室以及案牘公  
座之類皆復之此勞費少故先之至冬民盡役  
遂議城焉城完議池池完議橋又穴土而門柵  
木而扉城初無樓櫓禦守之具乃議西門次北

門次南門包土以磚包門以鐵門之上爲樓重  
簷彩桁高拱入雲而復建旌纛於城壁設金鼓  
於門屏又恐民不知刺伐坐作之法乃出金易  
民田若干畝爲習戎之所而親教以戰又易民  
居若干尺以便城下馬道此勞費多故緩且後  
也計城袤五千四百尺池同之高四十五尺池  
之深半之城門之樓各三楹興於甲戌夏五月  
成於丙子夏四月爲日六百九十所費惟灰與  
磚民之助者十二三餘皆侯措以處之者也今  
縣治煥然而民安且樂侯其賢矣哉邑民感侯

之賢於其工之完也。礱石囑予爲記。予故記之。  
如是。

重修城碑

郭存謙

金容去京都二百里而遙去東西孔道各數十里而僻處其中編戶稍減他邑然土膏而舉其人務氣尙義有大國之風焉顧其城墉高不踰尋丈其巔纔可容足城之門僅樸檄橫上豈旬服錯繡之區而藩垣形勝不中規制如此識者咸謂恢崇之宜亟而前人未遑也歲壬子東萊徐侯至銳意興除循城而嘆曰城已惡矣不穀實受命主之敢曰僻陋在茲夫孰以我爲虞毅然決策恢而崇之經始是歲攝提之月不再月

役竣於是容之里獻過草庭者四君子焉相與  
抵掌誦侯奏績之奇也余揖而問曰若邑有城  
旣卑旣薄今修也奚如僉曰高矣厚矣增而上  
者二丈五尺有咫擴而博者丈五尺有咫末覆  
以甃灌以白堊可無慮兩潦之潰毀也余曰百  
雉備乎僉曰睥睨伍列森聳而堅授兵以登可  
隱數人余曰門如制乎設麗譙乎僉曰三門洞  
闢如券斯覆重樓飛棟狀如挿雲抑且濬池長  
堤綿亘余曰壯險哉然赴役之民亦稱勞乎僉  
曰毋勞也徭役在丁丁役百過則授直官直民



力交相易也其誰言勞余曰然則費茲多矣將  
加賦乎移公帑乎僉曰否否是侯節嗇之所贏  
也勸公之所鼓也二三子在侯之宇下稍稍捐  
輸贊厥盛舉而嚮風慕義素封之家無不量力  
而効助侯課工省成之外無可煩籌畫者而加  
賦借帑爲哉語竟余忻然擊節曰美哉侯之成  
城也費鉅而省功遠而速保障之利詎惟一時  
饗之雖城有圯時而娥意芳猷留範來禩吾見  
衛民之深仁將與容俱永也遂錄之爲修城記  
侯名廷松號恒山山東掖縣人四君子爲光祿

丞宋君鳴世臨朐令陰君助徐溝令張君一奎  
歲薦宋君鳴陽其餘俱列名於左

增修文廟學宮碑

嘉慶九年

王允修

邑人

容城縣學自林侯景重修迨今六十年於此矣  
王侯來宰是邑凡所以養吾民者必盡厥心而  
自孚於人有古循吏風暇則進諸士知學宮歲  
久頽圯喟然曰任之豈善牧哉乃請諸上官一  
撤而新之鼓舞調度晨夜弗遑甫四閱月而告  
成大成殿及明倫堂視舊益弘其規門廡齋厨  
罔不大壯俎豆之事百爾俱備期速而功倍費  
省而材良嗟夫先以養而重之以教侯蓋允克  
子民者居無何吾邑鄉舉及登第者繼有其人

士類之興有所於徵引而上焉明心滌欲忠君  
孝親挈萬世之天理而力主張之使豐功媵節  
炳炳烺烺於旗常竹帛之上斯於朝家立學及  
吾侯作新之意爲不孤矣侯名懋元字崇善遼  
之義州衛人溫茂充敏蔚有風問若教諭董君  
孟縉訓導邊君漢章典史譚君珮皆同事而贊  
厥成者得連書之

重修學宮碑

劉元震

任

皇澤翔洽建首善由國都始容距都餘二百里而近其首善地也今上御宇以學校興廢治忽悠關詔所司廣厲學宮勸學修禮以覃文德而風四方著在功令德意甚盛顧俗吏淺聞靡能究宣第急簿書期會萬歷丁丑絳州張侯與行來尹茲邑用經術飭吏事務孳孳得民穌其於教化尤重一日周咏廟學頽壞湫隘遂進二邑博魏君奉章趙君軒謂之曰夫容也於圻甸爲望邑聖天子方登闕化理通經綴文之士莫不

虛心而祇承迺吏茲土者將以作新其人而廟  
學弗稱瞻仰之謂何非所以應睿旨慰羣情也  
沐者必彈冠浴者必振衣吾欲革而新焉於君  
何如邑博二君曰唯唯於是定議規畫鳩工庀  
材早夜從事凡殿堂門廡祠亭齋舍修則修拓  
則拓更則更既宐既固以藏以妥以戊寅二月  
經始越八月而竣蓋掃四十餘年之敝陋而鼎  
建之奕奕乎改觀矣邑博二君聚諸生謀曰風  
霧集則虎豹變雲水合而蛟螭騰惟茲學之既  
新也當落成釋菜之時雍容講習之際文物彬

蔚士人無弗思爭自灑濯斐然嚮風者要有所  
自斯其德施於容甚厚引而竣之範乎來茲斯  
其有功於容甚遠且是役也貲費悉出薦紳衣  
冠復其身之家相與扶義以襄事上無損公藏  
下不煩里旅不亦美乎繫焉可闕弗紀矣因告  
之張侯而以余典筆扎之任余故錄其始終而  
爲之記





文廟重闢甬道碑

杜

越

定興邑人

聖人之道昭融廣大配天無極而一本於取舍  
進退常變關頭誠欲令此心矚然不滓爲仁體  
世儒茭茭却流分疏原心杪忽較理分寸立說  
愈精愈滋擔板於聖人之堂奧奚當諸箋疏不  
敢論直截痛快則自姚江外余邑鹿奉常師說  
書最爲活現箋富貴貧賤則曰咬折精鐵活拚  
箇君子出來又進之志士章爲喝破人生大事  
而仁字光燄倍出以鐵肩膊水肝腑洗發真面  
目宣聖堂奧始得其大卽子輿願學特標其指

於廣居正位大道而揭義禮爲門路以此觀宣  
聖堂奧路徑固不在數宮墻明矣然士民習禮  
家誅茅數楹躬灑掃妥先靈豈明禮重地反隣  
偪仄悒悒趨蹌間也文廟崇於天下尊嚴厥謗  
歷代帝王所加飭容邑櫺星門獨偪屏壁間趾  
許官師生儒悒悒瞻仰會邑侯馮公下車入謁  
愀然思創闢旣修學宮設義學已具成績此獨  
以重大稍遲之或有難者聖道昭融廣大無論  
堂奧矧甬道東南隔楊忠愍公祠僅一堦神路  
遮而西忠裔炳炳文獻裁酌何居侯曰不然所

稱聖人闢頭固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以及志  
士成仁爲極然則忠臣孝子聖門嫡派而濶廟  
基以妥先聖慰人心正所以慰忠魂於霄漢且  
不曰祠趾並可因廟基而展乎議定乃先葺祠  
之圯隘宏麗有加遂易別地直兩甬道而南得  
若干步迤西扇以重垣仍金碧德配天地道貫  
古今兩華表於樛星門側將將矣噲噲矣是役  
也侯洎師紳儒氓各蠲金有差較前費更浩大  
獨計役不難於費力特兩典並峙而修葺創闢  
次第條畫苦心人謂侯是何等擔荷或歸揮霍

以才堅定以識余獨歸諸成大凡任事之氣惟  
誠則心血迸注不疑不沮而才識生百餘年克  
藏陳事其美豈幾倖也歟役起丁巳某月日旣  
竣乃介胡封君孫明府李孝廉問礮石之文於  
杜子杜子曰聖人大而化易言哉雖然凡從事  
聖人皆聖人之徒也卽侯直行其本心而諸君  
子左右者是且忠愍祠矣西偏不百武歸然靜  
修廟貌而徵君孫孝子沒未期郡邑鄉賢並祀  
專祠可卜尺地孕何靈異理學忠孝接踵今多  
士猶櫛櫛篤行孝義孰非從此心安處證聖所

謂仁字關頭非歟昭融廣大益覘聖道於無極  
爰不辭草野而爲之記



重修北張村孔子廟碑

魏士

容邑西去城十二里北張村東南隅有孔子廟  
大殿三楹魁樓一座舊傳創自元至正年間迄  
今數百年廟貌頽甚里人李五桂等慨然捐資  
重葺之功成索記於余並議祀典余曰文廟之  
設非神州赤縣不得與焉蓋尊之也斯鄉俎豆  
之設似與禮不符然先民既創之於前而茲顧  
廢毀之不敬又孰大焉昔靜修劉先生館高林  
村舊有孔子廟里人請議祀典先生因而叙之  
且以勒石蓋以廟爲神靈之所憑既有廟卽不

可以不祀既舉祀卽不可以不誠今日諸公之  
舉潔其志備其物盡其禮固盛善也卽勒石以  
倣高林之舊制亦無不可衆曰諾因以立碣是  
爲記



道統肇於羲軒而極盛於文武乃若周召同爲  
文王之子則皆見而知之國風首列二南之化  
其德固無優劣也周公封於魯傳五百餘歲而  
孔子生於其地又未百年而孟子生於此邑是  
知天道自西而東也明矣召公封於燕由有國  
而下歷二千餘歲而無一人可方孟氏者韓嬰  
盧植劉蕢輩章句辭華之流不足多也山川完  
固之氣不過泄爲豪俠之助豈地靈清秘必待  
天道之歸而興賢耶聖元立極朔方之四十四

年爲歲己酉而靜修先生起燕之容城人品英  
邁不下孟子是召公之國生賢雖出後世原始  
要終抗衡東魯實賴先生而增重非近代諸子  
所可擬也自其將生已有異兆旣誕而神彩炯  
然甫成童進學之敏一日千里初爲經學究訓  
誥疏釋之說輒驚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旣  
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  
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  
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  
之以正也是時先生年方弱冠而其造詣如此

蓋間世之才上達之學天成自得振古之豪傑也平昔極罕許可一聞忠孝節義發揚蹈厲若自己出偶及王維馮道輩唾罵百至怒猶未解太山巖巖不足爲高秋霜烈烈不足爲嚴仰止風猷邈乎不可及也裕皇育德春宮詔起先生爲贊善大夫未幾歸侍母疾世皇復以集賢學士召謝病不起天下咸高其操至今稱道不衰惜乎起手足之日年纔四十有五天不欲斯文與耶何奪先生之速也近年學者追述範世之功請列從祀累章不報議者謂於經無所著述

嗟夫先生詩文無非陸籍箋註惟善讀者知之  
先師子安子曰吾每閱一過於經必有新得彼  
第以詩文視之何啻千里初謚文靖後欲改如  
許文正之例執政者曰渠安得儕許渠務獨善  
者爾是烏知先生之志者哉欽惟世皇聖慮深  
遠徵先生翊儲君蓋欲他日相須猶向之用許  
公也誠得裕皇嗣臨大寶先生天假以年君臣  
都俞道合言從必能致王道之雍熙還風俗之  
淳厚俾儒者之效大白於天下不但學者依歸  
而已奈何事與願違雖善無徵徒貽獨善之誚

豈非天乎墓在容城溝市里縣大夫賈侯墓以  
集賢侍講學士蘇公天爵之文表其上里故有  
祠侯加崇飭徵記俊民俊民辭以道大難名伴  
來數四期以必得恭惟先生既終之五年俊民  
始生稍長學於先師先師卽先生私淑之徒侯  
之先府君執經先生函丈侯能推庭訓之本以  
圖報德俊民顧不可究師承所自以致力乎侯  
與俊民間學既出一源登科又爲同年故初讓  
而竟諾恐負在三之義有孤賢侯之望謹據管  
見以爲祠記族系贈爵具載於表字諱稱號人

所共知不書戒濟也至正戊子六月丙寅朔記

重葺靜修祠暨配祀諸賢始末碑 孫奇逢

先生之祠在吾客者有二邑祠奉旨專額蒸嘗備矣一在溝市墓傍昔年逢約同志創成者也邑祠修葺者屢今復增入配享九人合而新之逢樵寄蘇門胡君或過而俾記其顛末逢先生鄉後學也私淑有日竊負結異代之知嘗聞人言元有三儒耶律晉卿之諫殺許平仲之興學劉靜修之不仕三人而已又言伯夷薄周食首陽之薇而死管寧盜視曹氏迄不受爵靜修劉子辭元人之召夫所謂不仕元者非謂以宋人

不仕元之足嘉蓋謂以

自中夏 於金百年而後元河北爲金元域

而先生之先世爲金元人其仕宦於金元者已久先生於宋無故主故土之誼卽仕亦未傷義百世後以不仕元高先生以先生爲有宋孤臣也至以渡江賦爲幸宋之亡謂先生無篤念故國之意失先生之心矣悠悠之口傳流海內浮議未清劉宗伯愷已言其槩余有渡江賦辯惜言輕不足取信於後之君子也許平仲家單懷單懷地隸金元與先生輩同應召過先生商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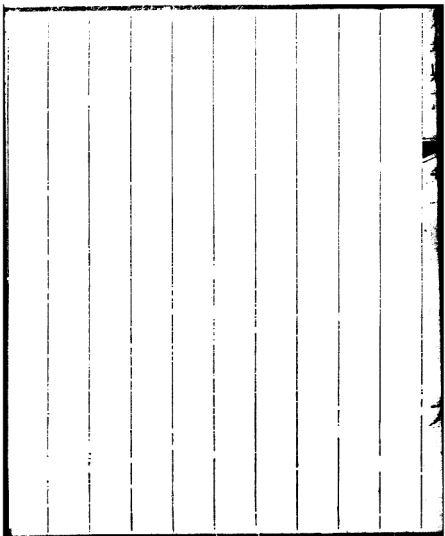
處先生曰公不出則道不行余亦出則道不尊  
是其所處之義爲何如程朱之學禁於宋而元  
興之儒者之道滅於金而元起之先生以行道  
推許子而以尊道自任隱然係斯世斯民之重  
豈大言而無當者乎許子問伐宋則不對先生  
渡江賦爲宋求自固之策先生實有深心而其  
情更苦耳王景畧不忍滅晉而謂先生幸宋之  
亡乎先生研精聖典發揮人道聲之爲詩綴之  
成文其詞如西山之歌其祖祖春秋之旨惜其  
四書精義三十卷久矣遺失而俎豆之典缺焉

未備豈謂世衰道喪遂以天下無真儒耶或曰  
許子身行道之責先生暫出卽歸終於高蹈令  
澤不被於天下是未知其不可也先生以處士  
召是以名取則出爲食焉爾是故危邦亂世任  
道則行徒祿則違焉可也尊德則就具臣則避  
焉可也先生身在運會之中道超運會之外謹  
跡之士猶以贊善大夫一出謂有三分遺恨使  
先生而果宋人也者則律之誠是矣先生清而  
通和而介在聖門則閔子在宋儒則伯淳是惟  
可與知者道耳先生既不仕故得殫力於師友

之間而英才之成就甚多稽其人厚與把臂行  
吟則有梁至剛者肥遯自甘嗜學不厭先生嘗  
爲南溪老人行贈之其及門追隨羽翼斯道者  
則有梁師恭以經行見徵侍講弟師安建廟立  
學廣敷師訓王綱至孝性成居喪哀毀滅性先  
生哭以詩復銘其墓劉英梁秦李蒙王果李貞  
皆負笈從游爲建書院於三台人各有道學足  
相成初曾繪像於兩廡與先生共享蒸嘗不謂  
世遠年湮遺像旣失租豆遂廢弔古者有餘恫  
焉閩邑鄉紳梁炳等閩學諸生劉濯纓等合詞

而請於令君靳公台彥爲復此祀典也豈苟焉而已哉先是先生墓祠成同人考之誌記有元五經進士胡炳南屢徵不仕隱易水林尖山當時有楊李毛焦胡燕山五丈夫之稱元賜配享靜修厥典久廢公舉復祀又有監丞李伸處士張紹烈屢疏爲先生請祀孔廟得旨建祠厥功大矣僉議配享諸大夫曰可今此數公者親承教旨道合於先生有功於先生後進者登堂而親炙者入室烏足安先生之靈而慰九人者之精英耶先生元人也不仕元則元不得而有之

雷溪之濱先生之沐浴也三台之里先生之杏  
壇也昔人謂元有三儒予謂惟先生一人而已  
廉頑立懦伯夷比清而繩床木榻爲天子不召  
之臣繼往開來先生過幼安遠矣是役也賢令  
君主持其事邑博丁君耀亢張君燮暨紳衿贊  
襄共成而始終拮据以倡其議者胡君彧也



忠愍公祠堂碑

汪宗伊

國於天地與有立焉寧獨其法制具哉蓋必有  
忠貞敢諫之臣能摘主闕摧權奸力圖公室之  
安卽九殞其身初不爲回向易慮以成其義若  
是者蓋古今賴之當世廟時忠愍楊公以車駕  
員外郎疏折仇鸞謫狄道典史亡何鸞敗世廟  
心內直公一歲四遷至武選員外時嚴嵩方憑  
寵恣睢竄朝政公疏其十罪五奸復逮錦衣衛  
獄竟從吏訊赴西市嗟嗟以公之才其卓犖閎  
偉無論其他卽太乙壬奇堪輿兵陣諸家書亦

皆綜習能用之居嘗議天下事亶亶若泉注其  
論謫賜環後藉令以世俗爲心卽隱忍就列可  
立取通顯乃身再詔獄斷指節出脛骨繼以割  
膚擢筋流血數升將卒猶賦詩見志非天植其  
忠能然哉後嵩敗世廟遺詔贈貳奉常蔭子賜  
祠額曰旌忠祠建於邑庠之左捐資者則督撫  
劉應節孫丕揚督學傅孟春賀一桂兵憲高文  
薦王埏徐學古郡守劉泮賈仁元邑令王德新  
張興行相繼成之云



忠愍公墓祠碑

張鳳翔

容城縣楊忠愍公在嘉靖之季以論劾奸相嚴嵩遇害築塋定興縣東引村至隆慶元年遵肅皇帝遺詔贈官賜謚予祭錄蔭又錫祠於保定府額曰旌忠而後公之寃始白至今皇帝天啟

三年俞臣翔之請予公諭塋蓋追大行肅皇帝顯皇帝所欲予而未及予者而後朝廷所以恤公之典始備然東引村墓距直道尙三里許獨墓碑在道側凡往來其下者率徘徊歎歎而不能去天啟四年夏翔被召入爲少司馬濱行與

定興令王君永書謀卽碑所建墓祠塑公像以  
便瞻拜憑弔與保定之旌忠者相望而後民間  
所以風公之烈始久蓋予聞之故老公死踰時  
肅皇帝尙惓惓問公獄欲釋而用之方知相嵩  
附公名他獄辭以陷於死從此遂燭嵩奸而鄒  
公應龍林公潤得繼奏甚力則公一死不惟無  
損於肅皇帝日月之明且益增嘉靖中興之績  
古云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公之謂也而後  
之爲公惜者或謂身非言責死過於忠或謂公  
才兼律歷兵戎主眷方隆圖報何所不宜僅以

言死或謂語引二王開奸人以羅織之繫夫其  
時言路皆奸黨也公安得勿言害無大於嵩公

何惜一死且奸人設穽奚患無辭以嵩世蕃賊

虐而翼以胡植鄢懋卿何鰲王學益曹天佑李

天榮劉慣輩公卽不辭及二王豈無所以死公

者此皆以身名與君父較重輕揣利害安足與

知公之心哉迄今七十餘年而人心之思慕者

如一日吾知公有功於千百世不死之人心矣

當時不避患難周旋公者都御史王公遴大司

寇王公世貞比部郎史公朝賓邱公秉文應公

明首請錄公忠者冢宰楊公溥請謚公者御史  
陳公瓚請祠公保定者御史郝公杰題公墓道  
碑者冢宰孫公丕揚今捨地爲公祠基者邑孝  
廉范子士楫而畢力建祠費不煩民役不稽時  
昭往勸來助流教化者邑令王公永吉也此其  
人姓名皆當與公俱不朽凡公墓祠規制始竣  
年月詳具王令公所自爲記中若其廟貌嚴翼  
蕭然興起則予異日尙當趨拜而弔賦焉

楊忠愍公祀田碑

直隸總督方觀承

贈太常少卿楊忠愍公丹誠直節炳耀古今自我

世祖章皇帝親製鴻文勒碑祠內顏曰表忠勅有司春秋致祭崇報之典蓋綦隆矣公祠凡五一

在保定郡治列於祀典卽順治年所立

御碑處也一在郡城西關一在定興河陽渡一在容城縣治一在縣屬北河照村余巡部所至每登堂肅拜進公之後昆而存省之念其蒸嘗之難備物也爰檢河壩新墾得永清縣秉教材地六

項益以安州新安白洋淀地三項官爲勘明界址藉其租入畀公孫楊曰櫛等世守勿替以共五祠之祭祀並以所餘贍其饘鬻庶幾名節之後秀者橫經講業克誦先芬魯者負耒服疇亦得勉爲孝弟力田之士是則余之所尤鼓望者夫容城爲公之故里邑令郭成峻構碑材請記於余爲書其緣起如此至其地畝之界租息之數並五祠之奉祀者之各有主名均令載之碑陰俾來者有考焉

乾隆二十四年初春

張徐二公生祠碑

鹿善繼定鼎

去思者既去而思之也邑令之權境以內無不  
得爲當其未去稱黃引龔恨不盡達令君之耳  
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疇昔雷轟電擊之威至  
此毫無所用蓋民爲政之時也至命之權有所  
不能到而令之品乃見張公令容五載遷滄州  
守去者徐公僅三載丁外艱去容之士民歌思  
不忘合而洞之余以接壤竊聞其意蓋容至張  
公始有天地云初經界不明併兼逞志公躬循  
阡陌籍四至定三壤摘隱占者痛繩之百年迷

不可尋之緒一旦井如也狡民詭寄軍籍以避  
力役悉爲釐正戶有不均漸成偏累提衡而裒  
益之丁糧大減徭役頓平矣審編自爲簡覈不  
用里書亦不拘成例容之賦役一一踈實卽童  
子承糧莫之或欺不寧唯是大猾某某等鉤結  
盤據魚肉里中勢併足以撼令公決策剪除卽  
遠遁混跡輒偵得其處片檄逮至無能逃死者  
又廉得黠吏某某舞文狀傳爰書竄之大奸旣  
去閩闈清明至今談者猶起舞也容卽褊小邨  
落謠俗子弟暴賴不知何緣盡入記識質訟至



庭叅素行決之警顧懼伏退求自新若家家且  
有一張公至者精察中寓教化矣至於新孔廟  
作人文增俎豆之光生賢書之色徵公不及此  
士民德公甚虞其持奸人太急或爲所中而公  
素操取信於上下竟遷去談公之徵糧者照市  
價平收不言耗又憑大戶支解不問羨以是寬  
民卽以是潔已媒孽莫乘有以夫公去三十年  
而得徐公其持已之廉馭下之嚴察奸之明大  
類張公下車未幾不逞者斂爪且徙他境尤可  
異者白溝店分屬兩邑橫鶩少年不敢越容屬

一步卽比屋若天塹父老感泣謂張公威儀不  
圖再見是時容之財利耗敝尤急在生息公體  
恤曲折無微不入不愛民一錢又不欲民妄費  
一錢也行戶舊苦官價公悉照時估優免濫觴  
極矣查革而均攤之一日而歌息肩者徹四境  
自公至青衣使絕跡於鄉徵糧不用里長第先  
爲期造木偶象隸責付後期者除自完外并令  
戶催完始釋之轉責其當付者家家虞木偶之  
至爭如期完里長旣無所用復并書手革之以  
寫算任吏而侵欺科歛兩弊頓洗歲之不易積

谷七百石半價平糶復買百牛以助不能耕者  
當其時飢民洶洶思亂各處俱以一日搶集若  
有期會獨容安堵則公之靈也城大圯實難再  
仍公不動里甲而新之偉麗如畫是役也非心  
計如公而加派而冒破而賣放未增城之一毫  
地無皮矣他如折橫璫懲邪說旌節孝重輿繼  
干城名教尤復不淺是時政弊流行三輔有力  
者爭欲得之曾擬調固安兩監司意各有屬不  
果旣而撫按調公新城議達部矣容人大駭奔  
訴觀察涕泣請留觀察意動方沉吟間而公以

憂歸聞新城士民方延頸待公願緩須臾之死  
而衙役豪舉者相率退以避公既知公憂乃復  
進以此思公公可知已容人聚族而謀曰吾儕  
卽不知仁義亦必以饗其利者爲有德當張公  
時天開日霽非大創不爲功至徐公潤瘁榮枯  
更覺良工心苦爾兩公去矣德之在人豈與俱  
去且因去彌思因共出力以伸尸祝之願相地  
鳩材命工推孫茂才奇儒王茂才斌董其事兩  
茂才私計所不悅於兩公者獨衙以內其或衙  
以外必無行誼之尤者耳一日有藍縷數輩狀

如傳徒過而請曰向數爲公難而時五袴今誰  
難我者而無襦小人今乃知恩願劾一日之役  
復有數青衣叩公像而出曹偶相謂按察旦夕  
到何似公在時坦腹往無患兩茂才爲之悽然  
因知事後思君子無論人善惡衙內外也此無  
論兩公今日之權所不能到卽當日之意亦豈  
萬有一及乎兩公於客一無所得而得其思民  
之自爲政而不肯輕以與人者不能不以與兩  
公容人所與其諸異乎人之與兩公所得其諸  
異乎人之得歟丈夫生世讀聖賢書作父母官

如兩公可以無憾矣猶最奇者張公去久容不知其無恙請祀名宦既祀而有遇絳人於燕市者談公善飯也卽徐公採容人之議請祀張公亦以爲易世而尙友今乃同世而并棲於一堂是皆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然更有說焉既去而思誠爲今之所以見品而盱衡當世不乏營構敢一一問哉孫孝廉竒逢持建祠議白於觀察解公曰敝邑雖小從來無不情之舉動味斯言也覺余去思見品之說猶泛也張公諱與行

山西絳州人徐公諱廷松山東掖縣人

正學書院碑

學士 崔蔚林 新安

容城前有劉靜修後有楊忠愍兩先生節烈俱足風厲百世今徵君孫先生復接濂洛之傳爲海內儒人師表雖浮家洪水倡道蘇門而容邑一席地固歸然靈光在焉邑侯趙公以滇中名進士來蒞茲邑入祠必敬過虛必式治垂五載正身格物吏畏民懷一日慨然曰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余旣職任師帥而承流宣化無聞懼無以報稱服官之意於是集邑之學士大夫及耆民俊秀於明倫堂月凡再會因人心之固

有發天命之本然反復開導切實明白不期年而士民蒸蒸羣爲鼓舞蓋登高之呼所由然也已而念明倫堂實有專司非宰官舉比談經學士藏修游息之所欲別規久遠又苦清俸無餘會邑中貴人楊清遠旋里捐橐金數百於治東左次置大宅一區門宇堂廊規模閎整因奉趙公講學教士於其中清遠素慷慨意氣尤樂接賢士大夫跡其所爲好善惡惡蓋亦巷伯孟子之倫維是淫祠梵宇榱桷連雲媚福徼利之私中於人之心髓而莫之能解也非一日矣而清



遠獨知崇敬正學助宣名教毅然揮金於不報  
之地可不謂卓然拔俗見義必爲者乎趙公用  
是大爲經紀修之廓之丹之艱之榜爲正學書  
院龔宣聖於中秀垂諸子像顏其堂曰敬一又  
倣胡文昭公遺意著經義治事兩齋諸鄉先生  
服教樂義將貞珉以誌不朽走書請余一言記  
其事余乃爰筆曰諸先生亦知公以正學命名  
之意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中含五  
德達爲五倫聖人欲人盡五倫以全五德爰立  
五教五教修而五倫盡矣五倫盡而五德立矣

五德立而五行序矣聖人修己治人之道參贊  
位育之功端不外此乃異端熾而正學晦於是  
有隱怪之學以鳴高有刑名之學以規利有記  
誦之學以誇博有詞賦之學以炫才邀譽間有  
自命爲讀書窮理從事於身心性命者則又多  
徑徑自是執固鮮通又或色取行違高自位置  
陽假講學倡道之名陰以求遂其富貴利達之  
志嗚呼此與於異端曲學之甚者也諸先生及  
多士素沐靜修忠愍之風且親炙徵君先生之  
教固皆深明正學之義者今又得公提撕倡導

共澄淵源從此窮六經之指歸掃諸儒之同異  
本之敬一以定其志肆之經義治事以厚其德  
而瞻其才則是院也恢闔而嗣續之雖與白鹿  
鷺湖並存天壤可也後之蒞茲土者尙其永念  
前徽聿勤後效無使趙侯父母師保之心與清  
遠樂善尙義之舉委諸草莽也哉是爲記



徵君先生故里北城村優免差役碑

許式玉

先生學貫天人道宗洙泗致知啟入道之門主  
敬爲持身之要著作廣多髦勤不倦玉每心切  
嚮往壬申冬由明通領客庠司諭及謁祠致奠  
見門牆巖肅殿宇巍崇詢其後裔曰建自康熙  
十九年邑侯孟公與本邑劉文靖公楊忠愍公  
祠並列爲三乾隆十二年邑侯程公爲置祭田  
二十四畝嗚呼先生之德積久彌光兩賢侯欽  
崇之念踵事遞增固已足以安神靈而綿俎豆

矣今劉公華進~~進~~碩彥畿輔循良於徵君先生  
尤所欽服~~適~~閩~~邑~~紳士以劉楊兩公故里雜役  
皆免請徵君先生所居之北城村亦仿此例公  
慨允之衆請勒石而屬文於余余謂此舉較前  
兩侯之崇奉其感人爲尤甚焉夫立祠置地所  
奉者一人而闔里得免差役不惟桑梓受其惠  
卽異方聞之亦將興起曰理學之風其感人心  
也如是理學之德其庇里井也如是罔弗爭自  
剋勵共相勸勉深究天人之旨秘契性命之微  
而且砥節修行發爲文章則實學發爲政事則

實心與先生廬墓之孝矧金之義探極圖書闡  
揚經旨先後輝映則上接洙泗之統下紹濂洛  
之徽者又不知幾多賢哲矣因不揣固陋而爲  
之記





元

與公去思碑

邑令

賈

夔

房山人

用賢養民三代盛矣降至秦漢雖曰霸王之道  
雜然於守令必爲遴選蓋休戚所係莫近於斯  
而圖治責成不爲不重也皇元混一區夏建官  
立極布列內外共恭天職期於得人至其簡司  
六事尤致慎焉涵濡百載循吏日著有與屯侯  
者亦可徵矣侯女真人初廕授安東州同知改  
君容城下車之再載蝗災禾稼民多闕食侯力  
請於上獲寶鈔一千錠以賑濟之賴以全活免

於流移者甚衆繼遇天旱露頂跣行三十里禱  
於龍潭翌日雷雨滂沛原田周洽民爲刻石以  
彰感應侯益謙退務修人事而不敢有功恒輕  
減公田所收以優贍百姓之不足勸農行野未  
嘗勞擾及民輯睦同寅而歡洽遠達於隣境下  
至俗吏莫不待以恩禮焉憲司路府每循至縣  
必加稱獎侯去位四年予自翰林來守是邑未  
幾士民王從善輩合辭請曰有善必揚無德不  
報德化如侯而可忘耶久欲樹碑數或有待願  
文其實而示勸不朽也嗚呼禮義刑罰爲治雖

不可偏廢而輕重本末詎弗殊科或謂此功運  
而彼効速致逆施以拂民心苟聞此風亦可以  
愧矣侯本遼東右族高大父扎魯立功金源封  
黑峯王天兵起朔方曾祖相溫識達時變以德  
典守都元帥來歸承賜編戶養老中山因而家  
焉祖考布魯終澧州路總管通議大夫禮部尙  
書車騎尉恒山貞憲侯侯雖習奢貴而克抑損  
雅好讀書輕財愛士推其蘊藉將何往而不能  
歟今遷懷寧而此民追頌彌切使人奮勵願企  
芳塵第患素非所長亦未免於汗顏耳至若儲

材有方審賢有術必致天下之民牧皆侯輩則  
其職責當有所歸焉殆非疎遠有司敢詳議也  
侯名羸字彥高跡其行能固可述而士民所爲  
尤可嘉旣爲潤色來狀而復係以詩

明

謝公去思碑

少卿 李旻

披列事功載之金石曰碑碑以去思名示不忍  
志不忘也繫有縣則有長以受之曰大夫也長  
容城者遷拔告寧計今將幾大夫矣間多任交  
承如過客聞送御而疾首也謝大夫受容城幾  
兩考成政通譽流當路者旌其賢能有山東濟  
南二守之命也吏奉檄百姓稽首佐二師生躋  
堂爲禮眇不墮淚而躑躅也昉嚴駕引裾者顧  
天者擁馬以泣者抱膝不起者愚至婦孺僉矣

我父母也曰若受縣來謂學官爲報本右文之地自殿堂以及廊廡齋居櫺星之門先賢之祠皆鞏以完雕峻丹堊帷幙器用悉飭而具於是貌益嚴而道重學益隆而氣新也若城池若神宇若憲臺與夫更鼓之樓儲蓄之廩橋梁道路傾者立衰者正隘者豁庫者塏固次第以時無闕畧也民有田廬有桑雖祁寒而無身不衣之民雨雪而無突不烟之家也障殺水患平理馬政書積糧草惟均力役縣無廢事人無後言也匪直哀此惻獨而已布肉以快其生材木以安

其死也不染不矜不苛察不姑息敦行信義使  
人自効也故能剔決煩冗善處官僚疇昔狡黠  
之吏竄玩法之民遠也斯民常產沒於豪右者  
踰數千頃力能歸之囊橐不行而貴戚歛手也  
摘伏不以術而姦盜服旱不行禱而歲恒稔蝗  
不災也大小士民咸戴實德今大夫不可留而  
情則有不忍德則不能忘也爭先樹石爲記以  
張本遠大而昭示無窮同懷舉人沈塘狀奔告  
於不穀按大夫名璽字宗玉世爲鳳陽府壽州  
人曾大父以武功爲太原鎮武衛所鎮撫遂衍

派於此以詩經中山西鄉試式爲成化歲辛卯

蒙賜進士則治歲庚戌也壬子授蒲臺美大

修明之政優優在人不一報而奔父喪也蒲臺

有衆泣留無方禫而從吉以謁選繼授容城時

則歲丁巳也今之庶績都凡類蒲臺往而觸物

興思聞聲泣下蒲臺之情決不異於容城也况

今蒲臺隸濟而福星再臨今且喜矣於戲不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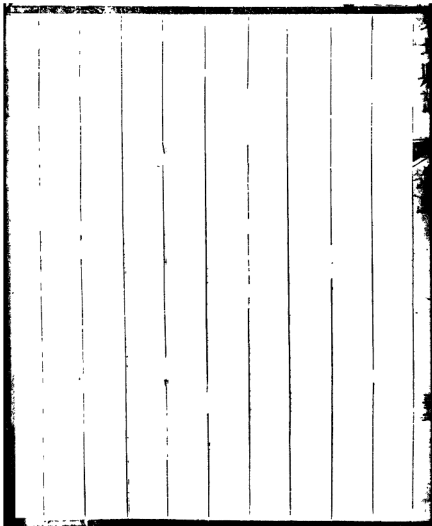
召伯何以遺甘棠之歌不有羊叔子何以墮峴

碑之淚先民有言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

也卽其實而述之則求者非偏私而記



溢也



劉公去思碑

宋 牙

邑人

萬歷癸未春三月侯蒞容以來百廢俱興政通  
民和賢能卓異薦舉頻仍甲申秋八月聖天子  
欲大其用特轉雄煩啟行時閭縣父老等無計  
挽留遮道流涕戚然弗捨去後咸相告曰侯未  
去也吾儕雖不食而飽今去矣吾儕雖有衣而  
寒思何能慰盍捐貲焉建碑於縣治大門之左  
以昭永思遂狀侯遺愛敬持狀來請記其狀曰  
侯清廉天植平易近民不苛察不瑣屑我等不  
能文莫能名狀大畧省刑罰而蘇民生字催科

而紓民力節供億而恤里甲勤檢閱以儲戎馬  
嚴訪緝以清蹉法重學校以勵士氣協濟之苦  
申請蠲之疑獄申請寬之澤及枯骨冤枉伸之  
以至出行前呵也雞豕不咎我畜以蕃糞壤不  
責我禾以粟仁愛周窮困剛毅定糾分明以燭  
隱斷以剖貳勤以蒞政興利除害懇惻舉行汲  
汲焉惟恐孤弱之不獲其所良善之不安其生  
德輝藹然溢然所過者化恩威並著吏畏民懷  
禱雨輒應蝗不入境歲屢豐靡瞻匪父真我父  
也靡依匪母真我母也古之循良莫之能踰邨

封之民間風赴愬尙有青天之稱來如歸市况  
我容沐澤尤深雖思侯有歌留侯有靴繪侯有  
像豈足以罄所思哉誠願勒記貞砥以垂永久  
朝夕如見我侯焉庶少慰無窮之思謹狀其畧  
質言無文稽首請記不穀曰昔召公遺愛所舍  
甘棠當時之民不忍伐且剪也至今咏之今容  
邑民庶被侯德政戴佩不忘其情如一卽其所  
舉淪肌浹膚公道所激非出於人心秉彝之自  
然奚以至是乎千載之下啟人慨慕又曷有已  
也不穀據所狀嘉其義舉可爲世勸遂記侯名

羽國別號淮瀾庚辰進士河南唐縣人

趙公去思碑

孫奇逢

河陽玉峯趙公諱士麟以甲辰名進士初授黔  
平遠司李繼裁改知吾容蓋天之以公惠容也  
容之登春臺者幾六稔矣會歲大計公以治行  
爲畿輔八郡卓異第一

天子特徵 天部邑眈叟驚聞奔走號泣如失所怙

擬叩 閹借寇拘於例弗獲留啟行日攀臥塞

衢引裾籲天車爲之枳公亦依依然不忍去送  
者數千人直至國門解鞞還以識遺愛且營祠  
戶祝公於是邑薦紳大夫暨博士弟子及里父

老問記於余用貞之珉以昭永思余曰嘉哉此  
秉鏡人心之公余固樂與天下道不獨爲容私  
一公也公遠於性學聞道甚早爲治躬行德化  
以正風俗淑人心爲首務視邑如家愛民若子  
民戴之亦如真慈母地方利病瞭如指掌丰姿  
閑爽目無煩棘每大奸巨慝不動聲色稍繩之  
其餘狐鼠之輩皆不寒而栗風俗一變不知公  
何以能畏其志若此胥不下鄉公嘗言官府一  
點硃民間一點血不得已信牌傳示而已旗丁  
與民鬪力爲作主始則以理和解之不從以威



制之卒帖服民賴以安剖決疑獄如神明時有  
孝肅之稱公才敵八面守空一囊爲容數百年  
來循良才守之冠自奉若寒士然或謂過廉難  
繼終淡如也公庭肅清吏畏民懷堂上羽拂外  
無一塵鈴閣間咸若靜舍簾垂篆裊左圖右書  
間植花竹自娛或步行坐楹門外與父老子弟  
相話若舊以知民疾苦四境眠食耕鑿宴然各  
得熙熙真成遠古惟稽首祝公百年嘗蒞茲土  
云建書院闡明正學集紳士講經義月一再會  
觀者如堵諸生輯公語爲敬一錄二編授之梓

皆發昔賢所未發蓋自子厚雲巖象山荆門而後爲希觀事矣先是公私雜派若干公憤然首事臚二十欵列上皆人所不敢言者數十年之沉疴頓除三圈後再經戊申大水民蕩析公下車編審不案舊籍得其隱與弊所由孽湔滌逋丁二千有奇民力以紓更廣招來俾流移悉得復業北河數衝決爲民害築長堤二十里水患息歲燠公步禱雨卽澍鄰有蝗引避不入類若驅之者城就圯公築雉堞飭樓櫓濬池潢悉稱貨倡募爲之不請帑不擾民未浹月而事竣完

壯甲於諸邑會范陽大盜某某輩劫掠肆出爲  
畿南大患勢漸燎原兩經招撫怙惡弗悛奉

勅緝捕所在束手賊益橫公密爲嚴辦一夕偵賊聚  
某處走蠟丸安肅梁令君俾督所部會野驕躬  
率蒼頭廬兒悍健者及夙所勦習騎射邑子弟  
貫兜鍪彀弓矢公亦嚴裝履行間乘夜縱圍或  
殪或擒無或脫者卽日獻俘轅門大中丞金公  
大奇之謂當世選文治莫公若也乃武備又克  
奮若此以其狀聞於

上得可其奏下議優叙自是安不忘危鄰封不逞者

率皆竄伏至於絕羨耗請蠲請緩獎節旌孝墾  
荒省瘵擇患禦災它若捐俸贖旗下所鬻子女  
代厝償滿償施樁助婚公皆視爲分內餘事所  
以然者公學有淵源以真性情爲真經濟故足  
媿美前修而恢宏吏治也公一人而所任者千  
百人不敢做之事公六載而所留者千萬載不  
可泯之思噫使天下司民牧者盡若是豈不立  
致太平乎德澤如公政事如公經術人品如公  
真儒作用如公宜乎民愛之戴之旣去而思之  
豈非人心之公秉彝之良哉余不文僭爲之記

李公革除加派感德碑

李濂學

恭惟我侯閎閎名門筮仕金容巍巍兩榜甫膺

一命淡泊成性孔孟家風不尙華麗樸素是崇

鞠育六里至公且明凡有詞訟批令自拘不差

役行恩准和息靡有爭競親見百姓鵠面鳩形

公心惻怛祇飲容水柴米草豆盡行蠲免不令

民供挨門雜派一槩革去感格天地風調雨時

五穀豐登千倉萬箱婦子安寧實民父母萬姓

歡騰教養勞心好惡與同老少大小均沾實惠

羣荷帡幪種種善政班班可稱萬民戴德各抒

衷誠謳歌祝頌不論紳衿不論滿漢不論童蒙  
更可快者 國課徵催漏弊多端一徵二派已  
經多年民受其害無可控訴無處申冤追呼索  
討實難措辦室如懸罄家無隔宿質當變賣各  
村皆然又兼水旱年景荒歉一分一文民命所  
關苦已極矣其孰憫然我公臨蒞茲土洞悉弊  
竇輒欲除蠲旣而思之錢糧大事不肯自專詳  
請憲臺蒙諭瘠土萬民貧窮加派從寬公心甚  
喜遵諭定數其孰敢言永爲定例奉行弗倦總  
之我公寧廉毋貪惠我元元毫無別念似此大

德似此大恩若非大智若非大勇難動輿情愛  
慕欣瞻士民感佩欲報其德昊天罔極冀公益  
壽期公延年無忝祖德得近堂廉過庭承訓家  
學淵源指日高陞每歲高遷庇我士民賴以保  
全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我公之謂所以閭  
縣心悅誠服捐貲立碑並呈金匾萬世永傳





義倉碑文

邑侯 何志清撰

義倉之設圖置於豐藏富於民誠爲備荒第一  
善政容邑向有義倉四區坐落小李野橋胡村  
白溝河久漸傾圯穀亦消耗所僅存者十餘石  
耳嘉慶二十年 宮保督憲那 軫念民依奏  
准興復十餘年來捐穀不下數十萬石而又興  
利除弊慮無不周因民利民豐盈和樂一時稱  
盛治焉容邑雖褊小亦莫不仰體德意踴躍輸  
將遵奉酌定章程在於城內總建一倉計瓦房  
十二間捐資制錢五百二十千復捐歲修制錢

二百五十千發典生息每歲獲息制錢三十千  
用作修費先後倡勸捐穀一千零二十五石合  
之舊穀一十四石九斗通共一千三十九石九  
斗均經會同盤查實貯無缺所有一切事宜俱  
各謹遵 憲諭遴選誠實倉正正副暨公正紳  
士綜理其事胥役不得經手營學互相防範收  
放啟閉公同監視雖有不肖之心無從染指誠  
哉良法美意百世不敝者也自後每遇豐稔隨  
時倡勸有加無已餘九餘二使積有十年之蓄  
不難也遇有旱乾水溢無患也除將捐辦事宜

暨捐戶姓名並逐年倡勸細數總數另行刊刷  
成帙廣爲懸掛存記外所有重整義倉緣由勒  
石倉門暨縣署俾一邑之人照然共睹愈久而  
不忘焉

道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撰文



孫徵君祠堂記

邑令 孟長安 洛陽

容上谷最靈地也天地清淑之氣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奇林木之秀人文之蔚興不能獨任也當必有瑰奇非常之人生於其間是以於元得一人焉曰劉靜修先生於明得一人焉曰楊忠愍先生然猶未足以盡之也越數十年有

徵君先生者應運而興韶年登賢書然志不在科名而在乎廉洛關閩之學追慕康節之遺風遷居蘇門講學夏峯其從遊皆當世賢豪余每聞而慕之思遊門下乃意未遂而先生云逝

竟不獲見焉戊午春余謁選都門奉

命容邑尙未知爲先生鄉也都人士語余曰

先生長於斯歌鹿鳴於斯潛心理學者且數十年於斯矣夏峯蘇門乃先生講道處也先

生雖葬於衛實容人也邑之北城村有先生

先塋先生之孫潛居焉蓋其故里也余慕

先生有年適蒞茲土亦一奇也庶幾見先生

之文集如見先生焉見先生之故廬如見

先生焉見先生之後昆更如見先生焉

然余之心猶未盡也先生之文集既與劉楊

二先生合傳 先生之祠宇亦宜與二先生鼎  
建使堂構未崇榱桷未煥將何以妥神靈而垂  
不朽也哉己未秋謀之紳士咸以爲善越明年  
庚申仲春縣治西南有民房二座厦房數間欲  
售近南小房二間亦欲售共價六十餘金其地  
寬宏周嚴與靜修祠鄰左右又一奇也遂與  
望外乃捐貲與紳衿共成厥事更市本石磚瓦  
命彼梓匠擇良興工而邑人踴躍從事不數月  
而祠宇告成更一奇也大門一座捲棚三間祠  
堂三間羣房七間於以妥神靈垂不朽洵不誣

矣要以志敬也表異也使後之人仰而望之跂  
面及之焉耳如謂愛之深奉之至 先生之神  
必依於此此與蘇子所云掘井得泉而曰水專  
在是何以異哉但祠之旣建吾知容之人皆知  
有 先生也東西南北行過是邑者皆知爲  
先生之故里也卽千百世而後世遠言湮亦皆  
知有 先生而誦之不衰也其殆與周程張朱  
同日而語以上接孔孟以來之統哉夫旣勒諸  
石胡不載其行事不知 先生之行備載文集  
其書人皆得見之是以不論論其創祠之事是



役也工起於康熙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告竣於  
是年之五月初四日然此猶其大畧也潤而章  
之修而飾之是所望於後之君子



劉靜修墓表

元侍講

蘇天爵

先生墓容城縣易水之陰溝市里至正戊子縣尹賈侯始捐俸買石表諸墓書來請辭余謹考求遺文撮其出處大節一二而爲之書按先生諱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敦生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侯侯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是爲先生之父壬辰北歸刻意問學尤邃性理之說獨好長嘯嘗游西山當

秋風木落時作一曲而感慨係之中統初左三部尙書劉公肅宣撫正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先生將生之夕父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旣覺而生乃名曰駟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先生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隨目所見皆能成誦六歲能詩十歲能屬文落筆驚人故國子司業硯公彌堅教授定先生從之遊同舍生皆莫能及獨中山滕公安公差可比硯公皆異待之謂先生父曰令子經學貫通文詞浩瀚當爲名儒初先生父四十猶未有子

乃曰天果使予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故自  
定還居保定謝絕交朋專務教子先生年未  
弱冠才器超卓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  
常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  
閑游郎山雷溪又號雷溪真隱先是京師有曰  
田尚書者西域貴族頗尙文學聞先生名厚禮  
請教其子先生以水齧先墓遷避之不及往旣  
而易州何公瑋辭兩淮鹽使奉親家居藏書萬  
卷亦以教子爲請先生平居苦無書讀又樂易  
之風土遂允其請三年卽歸何公贄以銀幣皆

原书缺页

未久吳明復進言於朝曰風俗之薄久矣士之處世不自貴重聞人譽已喜見顏色不復知有廉恥等事何則欲動於中利奪乎外故也伏見故處士劉因隱居教授不求聞達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顧若蒙賜謚贈官庶幾息奔競惇風化士類知所懲焉延祐中始贈先生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是後中外風紀儒臣咸以先生勵俗興化有功昭代宜如許文正公從祀夫子廟廷禮官會議亦皆曰可而當路者未遑行也先生早歲去世

雖不及大有著述然風節凜然天下慕之扶世  
立教之功大矣賈侯由進士入官治邑有聲獨  
能訪求先賢遺跡而表彰之其於風勵俗化惇  
崇名教誠非小補云